

禮記大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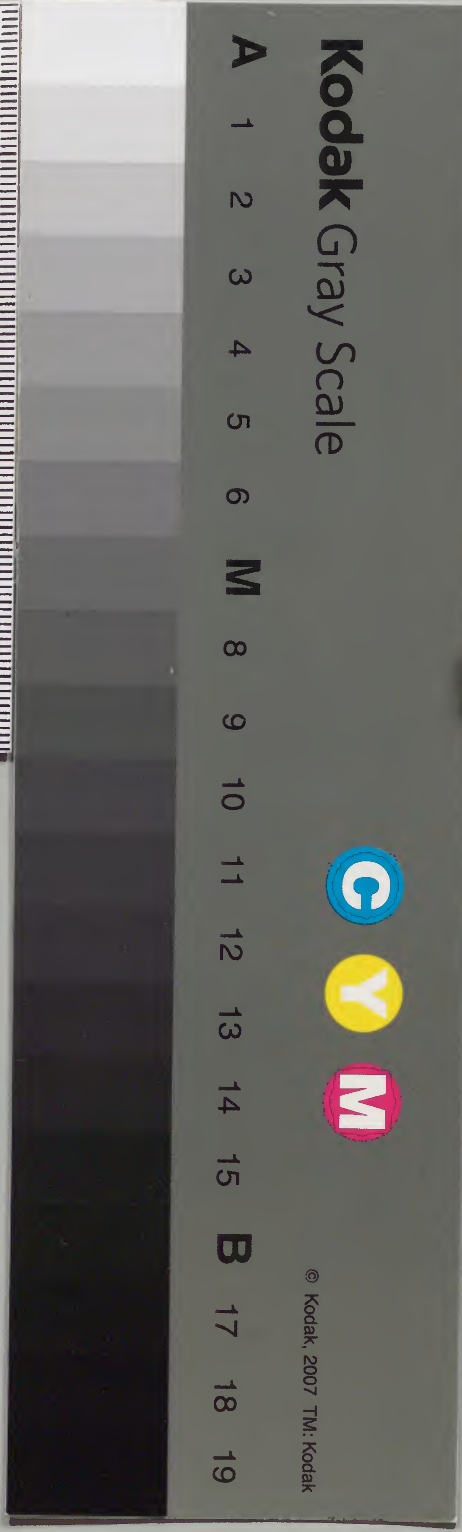
十三之五

漢書門類

漢書門類			
二〇六二	三	九	五
號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二〇六二	五	六	二
號	冊	架	函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062	
冊數	56 (39)		
函號	275	252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三

玉藻第十三

淺若

此篇記天子諸侯服冕笏佩諸制及行禮之容節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粹延龍卷袞以祭

主冕前後垂旒之玉也藻雜采絲繩之貫玉者也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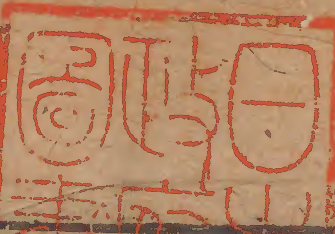
藻穿玉以玉飾藻故曰玉藻邃深也延冕上覆也玄

表而纁裏前後邃延者言前後各有十二旒垂而深

邃延在其上也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祭祭宗廟也餘

見禮器馬氏曰冕之為物後方而前圓後仰而前俯

邃服飾於下陰也故有六冕袞則而於上闕也故立



則大裘而加冕饗先王則服衰而已周官於禮昊天不言衰則用衰可知也說於龍衰言以祭不言所祭則昊天先王可知也先儒有云大裘無冕衰而其冕無旒不知何據

玄端冕而朝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

朝日春分之禮也聽朔者聽月朔之事也東門南門

皆謂國門也○疏曰知端當為冕者皮弁尊次則諸

侯之朝服又其次玄端諸侯皮弁聽朔朝服視朝是

視朝之服卑於聽朔今天子皮弁視朝若玄端聽朔

則是聽朔之服卑於視朝且聽朔太視朝小故知端

為冕謂玄冕也是冕服之下者嚴陵方氏曰經有曰

玄端何也蓋玄端者祭服燕服之總名玄衣而加

玄冕則為祭服玄衣而加玄冠則為燕服或冠冕

通謂之端玄端而朝日則是玄冕者也玄端而朝日

是加玄冕者也聽朔亦玄冕者敬朔事如祭故也

生於東故朝日於東門之外日月合於朔陰陽交於南故聽朔於南門之外即明堂是也必曰門之外者亦滿迎氣之於郊也

閏月則聽朔於南門之外

鄭氏曰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

每月就其待之堂而聽朔也卒事及宿路寢閏月非

常月也聽其朔於明堂門中還處路寢門終月○疏

曰樂太史云終月謂終竟一月所聽之事於一月中

耳尋常則居燕寢也皇氏云明堂有四門即路寢亦

有四門閏月各居其時當方之門義或然也○今按

闔門左扉者左為陽陽為正以非月之正故闔左而

由右嚴陵方氏曰夫左陽為正右陰也時出佐陽而

開明而後用其左亦以聞月之所居非常故也今於開明之時而故曰中立

皮弁以日視朝遂以食日中而餽奏而食日少牢朔月大牢五飲上水漿酒醴醢移

餽謂日中所食乃朝食之餘也奏作樂也日中而

朔月月朔也上水以水為上也下四者說見內則○
疏曰餽尚奏樂即朝食奏樂可知嚴陵方氏曰以禮

慢於所養也日中餽朝之餘不別改造不敢厚於所
養也奏而食周官膳夫掌王之食飲以樂侑食正謂
是矣且人之養也心志和而後氣體從之奏樂而食
則所以和其心志而助氣體之養曰少牢朔月大牢
則所以為豐儉之節且重朔故也前於朔言聽此於
朝言視何也聽主有所受於上視主有所明於下

以淡為本上水則實本故也以至五齋加明水二酒
加玄酒者亦此義也以水為上則餽為次矣以清為

上則濁為次矣故以漿酒醴醢
為之序其名義已見內則解

卒食玄端而居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御瞽幾

聲之上下年不順成則天子素服乘素車食無樂
玄端服說見內則玄者幽陰之色宴息向晦而服之

於義為得也御瞽侍御之樂工也幾察也察樂聲之
高下以知政令之得失也此以上皆天子之禮延平

曰天子之於事則無為而其所有為者言動而已故
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聲音之道與政通故
御瞽幾聲之上下○嚴陵方氏
曰慶民之憂而以喪禮自貶也

諸侯玄端冕以祭禋冕以朝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
以日視朝於朝

禘冕公衮信伯鷩子男毳也朝見天子也諸侯以玄冠緇衣素裳為朝服凡在朝君臣上下同服但士服則謂之玄端袂廣二尺二寸故也大夫以上皆侈袂三尺三寸○方氏曰天子聽朔於南門示受之於天諸侯聽朔於太廟示受之於祖原其所自也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之外治朝在路門之外內朝在路門之內亦曰燕朝也長樂劉氏曰天子聽朔於明堂而頒其正朔于天下諸侯受而藏諸其大廟每月之吉則以饒羊告朔祭于太廟因而聽其月朔之政則服皮弁焉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退適路寢聽政使人視大夫大夫退然後適小寢釋服臣入常先君出常後尊卑之禮然也視朝而見羣臣

玉藻

所以通上下之情聽政而適路寢所以決可否之計釋服釋朝服也變源輔氏曰言始入不必早言視之必如是故天下為一家君至為一人又朝服以食特牲三俎祭肺夕深衣祭牢肉朔月少牢五俎四簋子卯稷食嗣菜羹夫人與君同庖三俎特豕魚腊也周人祭肺夕夕食也牢肉即特牲之餘也五俎加羊與其腸胃也簋盛黍稷之器嘗食二簋月朔則四簋也子卯說見檀弓夫人不特殺故云與君同庖也嚴陵方氏曰牛羊豕為大牢羊豕為少牢諸侯朔月少牢以見日所食特牲者或羊或豕而已日食特牲下又言祭牢肉止言牢而不言少則不必具羊豕矣祭肺則明堂位所謂周人祭肺是矣深衣燕居之服由朝至夕則可以燕矣故夕深衣而燕食焉祭牢肉則以夕食非始殺故

柯尚迂曰既
也

止於肉而...
王氏謂燕食有魚鳥之膳非祭朝之餘此言曰中與
夕則燕食爾而曰祭牢肉者由周以前質略故也朔
月少牢固以降天子亦以無故不殺牛故也姐以燕
魚肉則天產也故用陽數之奇蓋以盛黍稷則地產
也故用陰數之耦五姐四蓋則以朔月故倍常也君
之常膳非不以稷為羹特以鷄犬為裁而菜為芼爾今食
爾非不以菜為羹特以鷄犬為裁而菜為芼爾今食
止以其次羹止以其毛則以疾月當自賤故也與君
同庖與其牢而食同義○馬氏曰春秋傳曰辰在子
卯謂之疾日君徹燕樂學人舍學則飲食之約也宜
矣士喪禮朝莫哭不辟子卯又檀弓言子卯不樂皆
謂此也

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
子遠去聲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翦也至于八月不
雨君不舉

天子膳用六牲則無故亦殺牛此言國君也天子之
玉藻

大夫有故得殺牛此無故不殺羊謂諸侯之大夫也

故謂祭祀及賓客饗食之禮也祭禮有射牲之文此
言弗身踐亦謂尋常也八月今之六月殺牲盛饌曰

舉嚴陵方氏曰君子之於禽獸見其生不忍見其死
身踐是乃仁術也庖蓋宰殺之所厨蓋烹飪之所○
金華應氏曰無故不殺仁也君大夫上必有辨禮也

有故而殺禮也遠之而弗身踐仁也君
子遠庖厨蓋古有是語孟子亦引之

年不順成君衣去聲布摺薦本關梁不租山澤列而不賦
土功不興大夫不得造車馬

衣布身著布衣也士以竹為笏而以象飾其本摺插
也君插士之笏也關謂門關梁謂澤梁不租不收租
稅也列當不列遮遏之義周禮山虞掌其厲禁鄭云

遮列守之也凶年雖不收山澤之賦猶必遮列其
非時采取者造新有製作也此皆為歲之凶故上之
人節損以寬貸其下也嚴陵方氏曰衣布所以致憂
所以寬民財司關凶札則無關門之征是也土功不興
所以寬民力司徒荒政弛役是也關以通陸梁以通
川周官司書言賦而終之以稅也關以通陸梁以通
餘官言九賦司徒言征而繼之以賦載師言賦而繼
之以稅則稅者以地取之也征者以正取之也稅則
收而聚之賦則取而布之和則取之不取之也稅則
取之以道征者取之以義斂者取之賦者取之稅者
相者取之戒其言不同相備故也大夫不得造車而
澤梁無禁則非特凶年然也蓋王制關市譏而不征

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

周禮龜人所掌有天地四方六者之異各以方色與
體辨之隨所卜之事各有宜用所謂卜人定龜也史

定墨者凡卜必以墨畫龜以求吉兆乃鑽之以觀其
所拆若從墨而拆大謂之兆廣若裂其旁岐細出則
謂之豐拆亦謂之兆豐韻書墨音問器破而未離之
名也體者兆象之形體定謂決定其吉凶也○疏曰
尊者視大卑者視小朱子曰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
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為吉凶或占凶事又以短
小為吉又有旋者吉大橫吉大橫庚庚庚是豹地
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馬氏曰卜人定龜周禮
所謂卜師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是也
史定墨周禮所謂大史大祭祀與執事卜是也
君定體如曰體王其用言詩曰體無咎言是也
君羔幣虎植直大夫齊車鹿幣豹植朝車士齊車鹿
幣豹植
辟者覆軾也皮植緣也君之齊車以羔皮覆軾而緣

以虎皮朝車亦謂大夫之朝車以下文兩言齊車故知上為君齊車也山陰陸氏曰豹首也而大夫士君不言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言齊車嫌齊而已故車間言朝

君子之居恒當戶寢恒東首去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與衣服冠而坐

向明而居順生氣而卧敬天威而變凡知禮者皆當

如是不但有位者也故以君子言嚴慶方氏曰凡戶必南而啓居恒當

戶則向天明故也孔子將病猶當戶而坐君視之猶當首加朝服迅雷風烈必變蓋禮然也金華應氏曰陽明温厚之方天地仁氣之所寓故起居與寢必常對之所以順其常風雨雷霆之怒天地怒氣之所形雖中夜幽暗之時必盛服而興所以敬其變若天子諸侯飲食起居之節未嘗不順其常而特自貶損於年不順成者亦所以敬其變也

玉藻

五盥沐稷而饋梅梁櫛用揮長櫛髮櫛用象櫛連髮

進羞工乃升歌

盥洗手也沐稷以漸稷之水洗髮也饋梁以漸梁之

水洗面也櫛櫛白木梳也櫛乾也象櫛象齒梳也髮

濕則滑故用木梳乾則澀故用象櫛也沐而飲酒曰

饘羞則饘豆之實也工乃升堂以琴瑟而歌焉既充

之以和平之味又感之以和平之音皆為新沐氣虛

致其養也

浴用二巾上絺答下綌去出杆于履削席連讀為

反甸用湯履蒲席衣去布晞身乃履進飲

杆浴盤也履踐也蒯蒯草之席也凍洗也履蒯蒯

洗手曰盥洗面曰饋洗髮曰沐洗身曰浴洗足曰凍力且反

之。而以湯洗其足垢。然後立於蒲席。而以布乾潔其體。乃著履而進飲也。金華應氏曰。曰必五盥於其而致其潔。養其和者。亦無所不至也。沐浴則所以養其梁。其櫛則先用。剃而後象。浴之中。則下用。絡而土用。絺其席。則先用。剃而後象。浴之中。則下用。絡而土用。絺粗者。蓋垢。汙之難去。不可不加。刮摩。緣。湯。之。力。交。其。整。治。之。後。則。用。其。潤。養。之。功。○。延。平。德。氏。曰。沐。而。其。所。以。養。其。陽。也。

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愚對命大夫之有史蓋掌文史之事耳非史官之比也思謂意所思念欲告君之事對謂君若有問則對答之辭命謂君所命令當奉行者此三者皆書之於笏故曰書思對命皆謂敬謹之至恐或遺忘也

既服習容觀去聲玉聲乃出揖私朝輝如也登車則有光矣

既服著朝服畢也容觀容貌儀觀也玉聲佩玉之聲也揖私朝與其家臣揖而往朝于君也輝與光皆言德容發越之盛光則又盛於輝矣朱子曰。既服必先也。漢初有秉笏奏事。又曰。執簿亦笏之類。只是為備遺忘。故手執眼觀。口誦。於君前有所指畫。不敢用手。故以笏指畫。今世遂用以為常。執之物。周禮。曲。端。王。摠。大。圭。執。鎮。圭。大。圭。不。執。只。是。摠。於。腰。間。却。執。鎮。圭。用。藻。藉。以。朝。日。而。今。郊。廟。天。子。皆。執。大。圭。大。圭。長。三。尺。且。重。執。之。甚。難。古。者。本。非。執。大。圭。也。

天子摠為玼反他頂方正於天下也

摠插也玼亦笏也即玉人所謂大圭長三尺者是也以其挺然無所詘故謂之玼蓋以端方正直之道示

天下也

諸侯茶舒前誦屈後直讓於天子也

茶者舒遲之義前有所畏則其進舒遲諸侯之笏前誦者圓殺其首也後直者下角正方也以其讓於天子故殺其上也

大夫前誦後誦無所不讓也

大夫上有天子下有已君故笏之下角亦殺而圓示

無所不讓也長樂陳氏曰天子之於天下體無所不讓也

其於臣民則制節以君之故茶必前誦後直大夫於

其君則為臣於天子則為陪臣故笏必前誦後直大夫於

笏之制無所經見天子觀其飾之以象疑亦前誦後直大夫於

嚴陵方氏曰玉之廷者為珪之傳矣冕散珪是矣

廷故直有故方故正者為珪之傳矣冕散珪是矣

天下也故天子擯之且其動也直大道也其動也風

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則必引而去君之黨

臣侍君之坐若側旁有別席則退就別席或旁無別

席可退或有席而君不命之退則當引而却離坐於

君親黨之下也一說黨屬於鄉而小故以為旁側之

喻

登席不由前為躡席

疏曰失節而踐為躡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躡席

也鄉飲酒禮賓席于戶西以西頭為下主人席于阼

階介席于西階皆北頭為下賓升席自西方註云升

地道也天子體天道故無所不讓諸侯進則與誦於天子故前誦退則道伸於國人故後直大夫進則誦於天子退則誦於諸侯故前誦後直以示其無所不讓也

由下也。又記云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註云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主人受獻自席前。適階階是降自北方者。以受獻正禮。須席末啐酒。因從北方降也。故註云由便也。若尋常無事。則升由下而降由上。若賓則升降皆由下也。○今按此說席之上下。固為明白。竊意此經八字當作一句。而為字平聲。蓋行禮之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窳。或數人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躡席矣。

徒坐不盡席尺

徒空也。非飲食及講問之坐。為徒坐。不盡席之前一

尺。示無所求於前也。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

石梁王氏曰。食則豆去席尺。讀書則與豆齊。亦去席

尺。是謂齊豆去席尺。

嚴陵方氏曰。侍坐則必退席者。不敢與尊者並故也。雖不退席者。

猶須引身而去。君之黨以避之。於其黨如此。則於君可知矣。登席不由前。為躡席者。席以前為正。故登之不由前。曲禮言趨隅者。以此躡席也。躡者之所逐無所顧而踐焉。故謂之躡。先儒謂失節而躡者。為躡者。以此夫趨席之隅。非不踐也。特由前而登。乃失節爾。故曰為躡席。徒坐不盡席尺。徒坐即曲禮所謂虛坐是也。

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先飯。聲辯。徧嘗。羞飲而俟。

客之以客禮待之也。然必命之祭。然後祭者。不敢以

客禮自居也。先食而徧嘗諸味，亦示臣為君嘗食之禮也。飲而俟者，禮食未殮，以前啜飲以利滑喉中，不令澀噎。今君猶未殮，故臣亦不敢殮，而先嘗羞。嘗羞畢而啜飲，以俟君殮，臣乃敢殮也。嚴陵方氏曰：於飯言之耳。食必先嘗，臣子之職所當然也。凡飲必先飯而後食，故飲而俟君食而後食也。

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訖飲而俟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凡嘗遠食，必順近食。此謂君但賜之食而非客之者，則膳宰自嘗羞。故云：若有嘗羞者，此臣既不祭不嘗，則俟君食乃食也。雖不嘗羞亦先飲，飲以利喉而俟君也。羞近者但於近

處食一羞也。品物稱也。凡嘗遠食必自近者始嘗，與不客皆然。故云凡也。

君未覆手不敢殮。孫君既食又飯訖殮飯殮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訖與醬乃出授從者。

覆手者謂食畢而覆手以循口之兩旁，恐有穀粒汚著之也。殮以飲澆飯也。禮食竟更作三殮以助飽實。故君未覆手則臣不敢殮，明不敢先君而飽也。既猶畢也。君畢食則臣更飯殮也。三飯並是殮，謂三度殮也。故曰飯殮者三飯也。君食竟既徹饌，臣乃自執已之飯，與醬出授已之從者。此食已所當得故也。此非客禮故得以已饌授從者。故公食大夫禮，賓取梁與

皆降奠於階西不以出也若非君臣但是降等者則
徹之以授主人之相者故曲禮云徹飯齊以授相者

後政勸之使再也如是者三故曰飯殮者三飯
樂師非謂是歟

凡侑食不盡食食於人不飽唯水漿不祭若祭為已侑
反卑

食而勸侑禮之勤也食之不盡與不飽禮之謙也公

食大夫禮賓祭解漿臣敬君之禮此言水漿不祭禮

各有所施也水漿非盛饌之比若祭之則為大侑卑

矣已太也侑厭也謂大厭降卑微如有所畏迫也

方氏曰侑食謂勸侑人食也雖勸人食之使足而已
不敢自足也食於人不飽與共食不飽同義飲食之

有祭非特仁鬼神亦所以重其食水漿祭之則夫於
自侑卑矣侑卑薄也木祭水漿特於獻者設爾於西
者則又不得不祭焉此於首
言侑食則不主尊者可知

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

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

先典如也一爵而言言開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退

則坐取履隱辟何而后履坐左納右坐右納左

洒如禮度明肅之貌言言與閭閻同意氣和悅之貌

已止也油油謹重自得之貌坐取履跪而取履也隱

辟而后履不敢向人而著履也跪左足而納右足之

履跪右足而納左足之履此納履之儀也

退席登席之初以至取履納履之後則燕見於君一
席之禮始終畢具矣蓋古之君臣以情相與不若後

世堂陛之森嚴也於其間燕命之侍坐從容無事可
以用其情矣故其賜食賜爵之禮若今之燕見而留
之飲食也燕見侍食則非朝聘宴饗之正疑若不
過於嚴其分矣然亦未嘗忘恭敬之心廉耻之節焉
其有不尊者食則命之祭然後祭爵則越席而飲者
不敢留君惠也飲至于三而亟退者酒易及亂而遂
其驩則無已也飯至于三而猶勸者食以養人而相
愛之意為無窮也詩曰三爵不識別政多又故聘射
之禮賓主百拜而酒三行則爵不過三古之定禮也
若夫傳有四飯之文禮有勸餼之義其亦不厭於詳
矣

尊必尚玄酒唯君面尊唯饗野人皆酒大夫側尊用
於於士側尊用禁

尊尚玄酒不忘古也君坐必向尊示惠自君出而君
專之也饗野人如蜡祭之飲是也禮不下庶人唯使
之足於味而已故一用酒也側旁側也謂設尊在賓

天

主兩楹之間旁側夾之故云側尊於禁見禮器○疏

曰若一尊亦曰側尊故士冠禮云側尊一無體在服

此註云無偶曰側與此側別○馬氏曰面尊則不側

側尊則不面尊於房戶之間賓主共之是也氏曰玄

酒所以貴其道也面尊所以專其恩也饗野人皆酒
者蓋野人之所知者恩而已○嚴陵方氏曰設玄酒
之尊必有製尊之禮運玄酒在室是矣面尊者尊
面向君也面尊則不面君面尊者專惠之道也臣側
尊者辟君之嫌也臣之側尊用
於禁則君之面尊用壘可知矣

始冠去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

冠禮初加緇布冠諸侯以下通用存古故用之非時
王之制也故既用即敝棄之可矣延平周氏曰用緇

然非以趨時故冠
即敝之可也

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纓會綏。諸侯之冠也。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齊冠也。玄冠綦其組纓士之齊冠也。

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為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却用雜采之纓為纓。綏為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齊冠齊戒時所服者諸侯與士皆玄冠但其纓則有丹組綦組之異。朱色紅而明丹赤色也。綦帛之蒼白

艾色者一說文也。嚴陵方氏曰天子言纓諸侯言綏互相備爾。組蓋綬屬以其縱橫相阻故也。然纓不可徒設之於組又不可則設之於帛可知。夫始冠之冠或以玄或以緇者反本復古也。然玄則存乎天之色。緇則雜以地之色。故以為天子諸侯隆殺之辨。齊之冠一以玄者以陰幽思也。高冠玄武子姓之冠也。縞冠素紕。皮既祥之冠也。

縞生絹也。武冠卷也。以縞為冠凶服也。武則玄色吉也。所以吉凶相半者蓋父有喪服子不可用純吉。故曰子姓之冠。姓生也。孫是子之所生。故謂之子姓。素熟綸也。紕冠兩邊及卷下畔之緣也。縞冠素紕謂冠與卷身皆用縞。但以素緣之耳。既祥之冠者祥祭後所服也。○方氏曰為祖之亡也。故冠縞以示其凶。為父之存也。故武玄以示其吉。冠上而武下。為祖而縞者尊尊於上也。為父而玄者親親於下也。

垂綏五寸惰游之士也。

此言縞冠素紕而綏之垂者長五寸。蓋以其惰游失業之士使之服此以耻之耳。

冠編武不齒之服也

不齒即主制所謂不帥教而屏棄之者使之玄冠編

武亦以耻辱之山陰陸氏曰編冠玄武孫為祖既祥

言子姓下言既祥相備也相備而言編冠玄武在

謂其父親而先祖也子外適孫也期而小祥孫為祖

編冠素純練冠言緣祥冠言純純飾也祥而言飾亦

言之法即吉服皆言純情游言上非罷民著矣亦言

士猶以士望之慶源輔氏曰垂綬五寸情游之象

也文冠編武既非凶服又非吉服故為不齒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綬

禮服之冠則臨著乃合其武有儀飾故也若燕居之

冠則冠與武相連以非行禮之時故率略少威儀也

此冠無分貴賤皆著之故云自天子下達凡綬所以

致其飾故有事乃綬無事則否也嚴陵方氏曰君子

文辭而無事則畧而質若冠屬武以靜而無事故略

而質也有事然後綬者蓋綬所以為冠之飾無事則

去飾故也其言動上文互相明爾

五十不散送親沒不髦

喪禮啓殯以後要經之麻散垂葬畢乃絞此言五十

始衰不散麻以送葬也髦象幼時剪髮為髦之刑父

母在則用之故親沒則去此飾詳見內則

大帛不綉玄冠紫綉自魯桓公始也

方氏曰大帛冠之白者凶服去飾故不綉也玄冠之

綉不宜用紫色為其非正色也後世用之則自魯桓

公始之延平周氏曰五十不散送所以養筋力於始衰

也親沒不髦所以責成人於親沒之後也

大帶不綉所
以異於吉也

朝玄端夕深衣

前章言夕深衣祭牢肉者國君之禮也此言朝玄端夕深衣者謂大夫士在私朝及家朝夕所服也

深衣三袂峴縫平聲齊容倍要袂平聲袪當旁袂可以回肘

袂袖口也尺二寸圍之為二尺四寸要之廣三其二尺四寸則七尺二寸也故云三袂齊者裳之下畔要

為裳之上畔縫齊倍要者謂縫下畔之廣一丈四尺四寸是倍要之七尺二寸也袪裳交接之處也在身

之兩旁故云袪當旁袂袖之連衣者也上下之廣二尺二寸肘長尺二寸故可以回肘也

尺

長中繼拵天袷劫二寸袷尺二寸綠袷廣註寸半

長中者長衣中衣也與深衣制同而名異者著於內則曰中衣蓋著在朝服或祭服之內也著於外則曰

長衣以素為純綠者也雜記云練冠長衣以筮註云深衣之純以素者也若凶服之純以布者則謂之麻

衣繼拵尺者幅廣二尺二寸以半幅繼續袂口而拵覆一尺也袷曲領也其廣則二寸嚴陵方氏曰長中

異繼拵尺者繼袂而拵覆一尺也此所以異於深衣也袷領也袷交而合故謂之袷辨則奇合則耦故三寸緣寸半者二五之分也

以帛裏布非禮也

外服是布則不可用帛為中衣以裏之謂不相稱也

冕服是絲衣皮弁服朝服玄端服是麻衣皆十五升
布凡裏各如其服延平周氏曰玄冕而上衣用帛者則裏亦用帛皮弁而下衣用布者則裏亦用布欲其有純一之德也

士不衣織去聲無君者不貳采

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無君去位之臣也不貳采謂衣裳與冠同色○疏曰大夫士去國三月之內服素衣素裳三月之後服玄端

玄裳延平周氏曰士不衣織德不足以稱也無君者不貳采有可弔之道也

衣正色裳間色去聲非列采不入公門振去聲絺絺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

正色者青赤黃白黑五方之正色也木青克土黃故

綠色青黃為東方之間色火赤克金白故紅色赤白為南方之間色金白克木青故碧色青白為西方之間色水黑克火赤故紫色赤黑為北方之間色土黃克水黑故駢黃之色黃黑為中央之間色也列采謂正服之色各有尊卑品列也非此則是褻服振讀為袵禪也禪則見體裘上必有裼衣表裘是無裼衣而裘在外也襲裘謂揜其襲衣而不露裼衣也表與襲皆為不敬故此四者皆不可以入公門也延平周氏曰衣正色所以尊道故用之裳間色所以下功故用之蓋天地五方之色為正而九方相勝之色為間若木勝土為絺故詩以綠衣黃裳而刺妾之上僭者也○嚴氏曰正服則文采備焉故謂之列絺絺據暑時言之表裘據寒時言之表裘固為溫矣必有正服以被之所

以惡其簡也然則絺綌非不可入公門也必之振則
不可裘非不可入公門也為之表則不可夫太裘可
以祀天非不重也適不不可以徒服必被之裘焉則表
裘不入公門固所宜矣襲裘與曾子襲裘而弔所言
同不入公門則惡其似凶
故也振曲禮論語皆作疹

續為繭緼緼為袍禪用為綱若迴帛為褶牒

用舊絮則謂之袍有表而無裏者謂之綱有表裏而
無著者謂之褶

朝服之以縞也自季康子始也

朝服之布十五升先王之制也季康子始用生絹後
人因之故記者原其所自凡古禮之亡皆由於變

孔子曰朝服而朝卒朔然後服之

重於視朝諸侯之朝服玄端素裳而聽朔則皮
弁故卒聽朔之禮然後服朝服而視朝也

曰國家未道則不克其服焉

曰字承上文亦孔子之言也禮樂刑政未合於先王
之道則亦不宜克盛其衣服○鄭氏曰謂若衛文公

者嚴陵方氏曰朝服以布不以絺以縞不以緇然而
後世則反之者始乎季康子之失禮也天子皮弁
視朝玄端聽朔卒朔事然後視朝事故卒朔然後服
朝服也禮不盛服不克禮所以行道也故國家未道
則不克其服焉此亦孔子所
言也以承上文故止言曰

唯君有黼裘以誓省息井大裘非古也

君國君也黼裘以黑羊皮雜狐白為黼文以作裘舊
讀省為獮方氏釋為省耕省斂之義今從之犬裘黑

羔裘也天子郊服謂國君固可衣黼裘以警軍旅省
耕斂今而僭服大裘則不可也但言非古則僭禮之
失自見

若衣去聲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之右虎裘厥左狼裘士
不衣狐白

狐白裘以狐之白毛皮為裘也君衣此裘則以素錦
為衣加其上使可裼也袒而有衣曰裼詳見曲禮虎
裘者居右狼裘者居左示威猛之衛也狐之白者少
故惟君得衣之士賤不得衣也長樂陳氏曰狐白所
以象仁之發故狐白錦衣為人君之服狐青而下為
君子之服言君子之服則大夫士同之也夫天下無
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則狐白裘天下之尤難得
者也觀紂以狐白兔西伯田子方以狐白禮子思田

文以狐白為裘秦思謂狐白之貴不可與士衣狐白
裘不特以其德之未成也蓋亦不敢以賤服貴也
嚴陵方氏曰有裘為禮者必以衣為裘焉為裘則有
謂表也夫狐之為物善疑而可戒以之為裘則有成
心存焉所用雖不同其為戒則一也若錦衣以裼之
則燕居之狐裘也燕居必戒者宥不忘危也虎屬西
方為右故右以虎裘且右為有力狼跡善搏不若虎
之猛故在左而已狐白以狐腋為之非狐白則士亦
不得

君子狐青裘豹褰袖玄綃衣以裼之

君子謂大夫士也狐青裘狐之青毛皮為裘也豹褰

豹皮為袖玄綃衣玄色之綃為衣也

麇裘青豸岸褰絞衣以裼之

麇鹿子也豸胡地野犬絞蒼黃之色

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錦衣狐裘諸

有二體以質為敬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袒裼以文
為敬者臣於君所則裼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質略
故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延平周氏曰裼者盡飾故其美見於外襲者不盡飾故其美見於內臣之於君則不敢充其美故以文為貴以文為質故君在則裼無事則襲弔喪為戶執國寶則不敢見其美不敢見其美故以質為貴故襲所謂玉非執質與庭實也蓋執質者有錫則裼而為庭實者執璧琮則裼

勞天子以球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如文竹士竹本象可也

球美玉也文飾也陸氏音須為班而疏引庾氏說以魚魚須飾竹以成文與應氏說相近宜讀如字○應氏曰爾雅魚曰須蓋魚之所以鼓息者在須大夫以

近尊而屈故飾竹以魚須士以文飾而竹以魚須

山陰陸氏曰竹有節而已死制之事也大夫則又有文焉言勞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為正節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見於天子與射無說脫勞入太廟說勞非禮也小功不勞問當事免則說之既措必盥雖有執於朝弗有盥

突

陳氏曰勞之所用蓋諸侯之朝天子則執命圭而措祭大夫之聘則執聘圭而措勞及其合瑞而授圭則執其所措而已所謂見於天子無說勞者此也射以觀德則禮固在所隆小功則禮可以勝情故亦不說當事而免則事可以勝禮故說之○方氏曰大廟之

者言組之垂適與紳齊也紳之長制士三尺者自要而下為緇也士如此亦舉卑以見尊也有司欲便於趨走故特去五寸引子游之言言人長八尺自要而下四尺五寸分為三分而紳居二故長三尺也韠蔽膝也結即組也紳韠結三者皆長三尺故曰三齊大夫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華士緇辟皮一寸再繚了四寸

四寸廣之度也雜帶謂以雜色為辟綠也朱綠者上以朱下以綠玄華者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帶之辟則內外皆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帶皆廣四寸士練帶惟廣二寸而再繞要一匝則亦是四寸矣

說大帶者正服之帶雜帶者雜服之帶

凡帶有率律無箴功

凡帶當率律之處箴線細密不見用箴之功若無箴功也

肆肆束及帶勤者有事則收之走則擁之

肆讀為肆餘也詩伐其餘肆謂約束帶之餘組及紳之垂者遇有勤勞之事則收斂而持於手若事迫不容不走者則擁抱之於懷也

鞞君朱大夫素士爵韋園負殺絕介直天子直諸侯前

後方大夫前方後挫佐角士前後正鞞下廣去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鞞象裳色天子諸侯玄端服朱裳大夫素裳士玄
裳中士黃裳下士雜裳此言玄端服之鞞若皮弁服
則皆素鞞也凡鞞皆韋爲之故其字從韋又以著衣
畢然後著之故名爲鞞鞞之言蔽也爵韋爵色之韋
也在冕服則謂之鞞字亦作芾也圓殺直三者之形
制也天子之鞞直謂四角無圓無殺也下爲前上爲
後公侯上下各去五寸所去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
變於天子也大夫則圓其上方變於君也正即直與
方之義士賤不嫌與君同也頸之廣五寸在中故謂
之頸肩兩角也肩與革帶皆廣二寸○詩疏曰古者
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

必布帛而猶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士服
弁以鞞鞞配之則服冕者以芾配之故知冕服謂之
芾芾鞞皆是蔽膝其制同但以尊祭服故異其名耳
○今按鞞鞞者以茜草染韋爲赤色作蔽膝也周氏平
曰士賤而無嫌故正正矣未必直曰方也○嚴陵
方氏曰下廣三尺以象地也上廣一尺以象天長三尺
以象三才其頸五寸以象五行肩革帶博二寸以象
陰陽故其制如此頸中央也以上下侍大而中侍小
如人之頸故也肩兩角也交在兩旁如人之
之肩故也以繫於革故并言革帶之傳焉
一命緼溫韋鞞非幽上聲衡再命赤鞞幽上聲衡三命赤鞞葱上聲衡
此以命數之多寡定鞞佩之制緼赤黃色也幽讀爲
黝黑色也衡佩玉之衡也葱青色也周禮公侯伯之
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二命子男之卿再命其大

夫一命其士不命敬陵方氏曰敬即鞅矣以前言大
侯之臣故變言之爾緇赤黃之色也土出於火土出
則火藏矣故其言謂之緇緇者藏也黃土出於火土出
言其寓之以為覆則謂之緇以言其黃之以為平則
謂之緇一命其鞅用緇以見雖有所緇未足以發見
而著明也再命三命爵位漸隆足
以發見而著明矣故其鞅用赤焉

王后禕輝衣夫人揄搖狄君命屈闕狄

此言后夫人以下六等之服禕衣色玄揄狄青屈狄
赤六服皆衣裳相連禕讀為輦揄狄讀為搖翟輦翟
皆雉也二衣皆刻繪為雉形而五采畫之屈讀為闕
刻形而不畫故云闕也王后禕衣夫人揄狄皆本服
也君命屈狄謂女君子男之妻受王后之命得服屈
狄也

再命禕鞅衣一命禮鞅衣士鞅衣

鞠衣黃禮衣白祿衣黑禕讀為鞠鞠衣黃也服也色
如鞠塵象桑葉始生之色再命鞠衣者子男之卿再
命其妻得服鞠衣也一命禮衣者子男之大夫一命
其妻得服禮衣也士祿衣者子男之士不命其妻服
祿衣也

唯世婦命於奠繭其他則皆從男子

世婦天子二十七人奠繭獻繭也凡獻物必先奠置
于地故謂獻為奠凡妻貴因夫故得各服其命數之
服惟世婦必俟蠶畢獻繭命之服乃服耳他皆從夫
之爵位也

凡侍於君紳垂足如履齊咨願雷垂拱視下而聽上視帶以及袷聽鄉聲任左

立而磬折則紳必垂身折則裳下之緝委地故足如踐之也願頷也雷屋簷也身俯故頭臨前而願之垂如屋雷然垂拱亦謂身俯則手之拱者下垂也視雖在下而必側面向上以聽尊者之言故云視下而聽上也袷交領也視則自帶至袷高下之則也凡立者尊右坐者尊左侍而君坐則臣在君之右是以聽向皆任左以向君嚴陵方氏曰願雷則首俯而願傾如臨甲之道視下聽上以甲事尊之道

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屨在外

不俟車

疏曰節以玉為之所以明信輔於君命者也君使使召臣有二節時有一節時故合云三節也隨事緩急急則二節故走緩則一節故趨官謂朝廷治事處也外謂其室及官府也在官近故云屨在外遠故云車山陰陸氏曰節有疏數一節而二則數矣故君召一節以走一節以趨

士於大夫不敢拜迎而拜送士於尊者先拜進面答之拜則走

士於大夫尊卑有間若大夫詣士士不敢拜而迎之恐其答拜也去則拜送者禮賓出則主人再拜送之賓不答拜禮有終止故也士若見於大夫則先拜於

門外然後進而見面若大夫出迎而答其拜則走避

之慶源輔氏曰拜迎則勞尊者之答已拜送則盡己之敬

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謚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

名士者士雖沒猶稱其名以在君之前也與大夫言而名士則謂士之生者也大夫之生者則字之

金華應氏

曰隱其名而舉其謚與字非獨自謹分守存謙退亦所以體君上尊賢貴貴隱卒崇終之心也

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凡祭不諱廟中不諱教學臨文不諱

公諱本國先君之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凡祭祭羣神也餘見曲禮

嚴陵方氏曰此一節與曲禮所言文雖小異而義則一也彼言君所此

言大夫者舉卑以見尊也此言教學彼則不言者以詩書見之也凡祭則廟中在其間矣而重言之者廟中禮不言凡祭者舉親以見疏也

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止角左宮羽

徵角宮羽以玉聲所中言也徵為事角為民故在右右為動作之方也宮為君羽為物君道宜靜物道宜積故在左左乃無事之方也不言商者或以西方肅殺之音故遺之歟○方氏曰徵角為陽宮羽為陰陽主動陰主靜右佩陰也而聲中徵角之動左佩陽也而聲中宮羽之靜何哉蓋佩所以為行止之節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此設佩之意也

趨以采齊慈行以肆夏周還旋中去規折還中矩進

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
鏘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
路寢門外至應門謂之趨於此趨時歌采齊之詩以
為節路寢門內至堂謂之行於行之時則歌肆夏之
詩以為節中規圓也中矩方也進而前則其身略俯
如揖然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之進退俯仰皆
得其節故佩玉之鳴鏘然可聽也鏘和鈴也常所乘
之車鏘在衡和在軾若田獵之車則和在軾鏘在馬
鐘也○方氏曰心內也而言入何哉蓋心雖在內有
物探之而出及其父也則與物俱入矣故得以入言
焉朱子曰周旋中規折旋中矩周旋是直去却曰來
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

如由尺相似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西山氏曰古之君子於所以養其心者無不至也佩玉中宮
和進退俯仰之間出入動靜之際莫不節之以禮和
之以樂故於是時防邪僻而尊中其為功也易近
世一切無之而所以發感觸者則不可勝數故於
是時防邪僻而導中正其為力也難夫惟知貴
難而益勉持敬之功庶乎其非僻無自而入矣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
君在謂世子在君所也不佩玉非去之也但結蹙其
左佩之綬不使玉之有聲玉以比德示不敢表其有
如玉之德耳右設佩者佩謂事佩觸燧之屬設之於
右示有服役以奉事於上也居則設佩謂退而燕居
則佩玉如常也朝則結佩申言上意此皆謂世子也
齊齊則結佩而爵鞞

凡佩玉者遇齊時則績結其佩績屈也謂結其綬而
又屈上之也爵韠爵色之韋為韠也士之服但齊則
雖諸侯大夫亦服之也慶源輔氏曰左結佩不敢比
德也右設佩不敢忘事也居
忽其畧故言設佩朝服具
敬故言結佩無非教也
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佩玉有衝牙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

疏曰凡佩玉必上繫於衡下垂三道穿以蠙珠下端
前後以懸璜中央下端懸以衝牙動則衝牙前後觸
璜而為聲所觸之玉其形似牙故曰衝牙慶源輔氏
曰帶必有
佩言飾之不可已也據此則不佩非去之也結之耳
有衝牙然後有聲佩所以設聲也玉不去身必有以
也故又言其所以曰君子於玉
比德焉如是則不去身也宜矣

天子佩白玉而玄組綬

綬所以貫佩之珠玉而相承受者玄組綬謂以玄色
之組為綬也

公侯佩山玄玉而朱組綬大夫佩水蒼玉而純緇組綬

世子佩瑜玉而綦組綬士佩瑀乳充反玨氏而緼溫組綬

山玄水蒼如山之玄如水之蒼也瑜美玉也綦雜文
也瑀玨石之次玉者緼赤黃色

孔子佩象環五寸而綦組綬

象環象牙之環也其廣五寸孔子謙不佩玉故燕居
佩之非謂禮服之正佩也慈湖揚氏曰至矣哉象環
後學莫之曉也嗚呼至矣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而莫之見也舉天下之所共聽而莫之聞也

童子之節也。緇布衣錦緣。去錦紳并紐。錦束髮。皆朱錦也。

節禮節也。錦緣以錦為緇布衣之緣也。紳紐見前。

陳氏曰童子之帶非必全錦也。錦紳而已。紳非以其有備成之文也。親在致節而已。

童子不喪不帛不履約。幼無總服。聽事不麻。無事則立主人之北。南面見。現先生從人而入。

不履約未習行戒也。無總服謂父在時已。雖有總親之喪不為之著總服。但往聽主人使令之事。不麻謂

免而深衣不加經也。問喪云童子不總。唯當室總。當室為父後者也。童子未能習禮。且總輕。故父在不總。

父沒則本服不可違矣。從人而見先生。不敢以卑小

類長者為禮也。嚴陵方氏曰不喪即不衣喪裳見八。始之以行戒也。不服麻則以幼未能勝經故也。

待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上客祭主人辭曰不足

祭也。客殮。孫主人辭以䟽。主人自置其醬。則客自徹之。

此言成人之禮。先生齒尊於已者。異爵貴於已者。後祭示饌不為已也。先飯示為尊貴者嘗之也。盛主

人之饌。故祭而主人辭之謙也。既食而殮以為美也。而主人辭以麤䟽亦謙也。醬者食味之主。故主人自

設客亦自徹禮尚施報也。

一室之人非賓客一人徹。壹食之人一人徹。凡燕食婦人不徹。

一室之人同居共事者也。壹食之人為同事而相聚以食者也。二者皆為無賓主之分。故但推少者一人徹之而已。婦人不徹弱不勝事也。嚴陵方氏曰：先生者也。異爵則爵與己異。謂貴者也。婦人弱不勝事，故不徹。

食棗桃李弗致于核。瓜祭上環。食中棄所操。

致謂委弃之也。曲禮曰：其有核者懷其核。上環橫切之。圓如環也。

凡食果實者後君子。火孰者先。去君子。

古人嘗樂嘗食。羞惡其不善。或為尊者害耳。果實生咸之味。當使尊者先食。火孰者先君子。嘗食之禮也。有慶非君賜不賀。

君賜如爵命。士田車服之類皆是也。言卿大夫士之家設有喜慶之事。若是君命所賜。則當賀。非君賜則不賀。蓋以君賜為榮也。一說有慶而君亦慶之。則餘人亦致賀。君無所賜。則餘人亦不必賀也。有慶者。

此下缺文

孔子食於季氏。不辭不食肉而殮。

為客之禮。將食必興辭。食則先歲。次殺。至肩乃飽而殮。孔子既不辭。又不食肉。乃獨澆飯而為殮之禮。蓋以季氏之饋。朱禮故也。慶源輔氏曰：此所謂不脣教誨是亦教誨之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絕衣服。服以拜賜。

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所謂再拜敬之至也二賜字句絕本朱子說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

此謂諸侯之卿大夫為使臣而受天子之賜歸而獻諸其君君命之乘服乃得乘服故君未有命不敢即乘服也左傳杜洩將以路葬南遺謂季孫曰叔孫未乘路葬焉用之季孫使杜洩舍路不可曰夫子受命於朝而聘于王王思舊勲而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

君賜稽首據掌致諸地

據按也覆左手以按於右手之上致至也頭及手皆

至地也

酒肉之賜弗再拜

已拜受於家而明日又往拜謂之再拜酒肉之賜輕

故惟拜受於家而已

馬氏曰衣服之賜庸賜也是故乘服而再拜酒肉之賜斯須之

賜也是故有拜而不再

凡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君子小人以位言君子曰賜小人曰與貴賤殊故不

可同日也

延平周氏曰賜君子以德與小人以力賜與均之者恩也同日者義也

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士親皆用拜稽首送之膳於君

有葷熏

桃刻列

於大夫去

上聲

刻於士去葷皆造反

於膳宰

大夫不親往而使宰者恐勤君之降禮而受獻也士
賤故得自往皆再拜稽首送之者言大夫初遣宰時
已拜送矣及至君門以授小臣則或宰或士亦皆再
拜而送之也膳美食也葷薑及辛菜也芻菹芻也膳
宰主飲食者○方氏曰膳必用葷桃芻者防不祥之
物或干之也桃以其性葷以其氣芻以其形形不如
氣氣不如性故貴賤多少之數去其一者芻去其二
者葷惟桃不可去焉皆造膳宰者以不敢專達必待
主膳之人達之也

大夫不親拜為去聲君之答已也
釋所以不親獻之義

大夫拜賜而退士待諾而退又拜弗答拜

大夫往君門而拜君昨日所賜及門即告小臣小臣
入白大夫即拜拜竟即退不待小臣出報恐君召進
之而答拜也君不答士之拜故士拜竟則待小臣傳
君之諾報而後退也又拜者小臣傳諾報而出士又
拜君之諾也弗答拜謂君終不答士之拜也

大夫親賜士士拜受又拜於其室衣服弗服以拜敵
者不在拜於其室

其室大夫之家也衣服弗服以拜下於君賜也敵者
尊卑相等也其室獻者之家也若當時主人在家而
拜受則不復往彼家拜謝今主人不在不得拜受還

家必往而拜之也。若朋友則非祭肉不拜。凡於尊者有獻而弗敢以聞。

不敢以聞者不敢直言獻於尊者如云致馬資於有

司及贈從者之類也。慶源輔氏曰有獻致其誠也弗聞恐其瀆也

士於大夫不承賀下大夫於上大夫承賀

士於大夫尊卑遠若有慶事不敢受大夫之親賀下

大夫於上大夫尊卑近故可承受其親賀也

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人或賜之則稱父拜之

方氏曰不敢私交不敢私受故也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乘路車不式

前章言不充其服與此克字義殊此謂禮之盛者則

以充美為敬大裘路車皆祭天所用不裼而襲是欲

掩塞其華美也不式敬天之心不可他用也延平曰以

文為敬則不敢克其美以質為敬則不敢見其美大裘不裼以質為敬也乘路車不式所敬不貳也

父命呼唯上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走而不趨

應辭唯速而恭諾緩而慢嚴陵方氏曰唯而不諾即

曰命又曰呼者命之以事而呼之使來也唯諾皆應也而唯之應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之步速於趨

國莫尊於君家莫尊於父故君父之召也在官不俟綏在外不俟車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

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齋反色容不盛此孝

之疏節也

易方則恐召已而莫知所在過時則恐失期而貽親

之憂齋病也。疏節謂常行疏略之禮而已。非大節也。

嚴陵方氏曰：出不易方，有定所也。復不過時，無愆期也。凡此所以慮貽親之憂疑而已。然而孝子之事親，豈必老而後如是耶？蓋以親老者，尤不可不知此故也。

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起

反不能飲焉。口澤之氣存焉爾。

不能猶不忍也。手之所持，猶存其潤澤之迹。杯圈盛

酒漿之器，屈木為之。若卮匱之屬也。口澤之氣亦謂

常用以飲，故口所潤澤猶有餘氣。此所以不忍讀不

忍飲也。嚴陵方氏曰：書謂書冊也。君子所執以誦習，故於父言之。杯圈，飲食器也。婦人唯酒食是

議。故於母言之。杯作搯，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凡以人既亡而澤猶存焉，故有所不忍也。

君入門，介拂闈梟。大夫中棖橙與闈之間，士介拂棖

此言兩君相見之時，入門入大門也。介，副也。闈，門中

也。所豎短木也。棖者，門之兩旁長木，所謂楔也。君入

當棖闈之中。主君在闈東，賓在闈西。主君上擯在君

後，稍近西而拂闈。賓之上介在賓後，稍近東而拂闈。

大夫之為擯，為介者各當君後而在棖闈二者之中。

士之為擯，為介者則各拂東西之棖也。

賓入不中門，不復闈。公事自闈西，私事自闈東。

此賓謂鄰國來聘之卿大夫也。入不中門，謂入門稍

東而近闈也。闈，門限也。聘享是奉君命而行，謂之公

事。入自闈西用賓禮也。若私覲，私面謂之私事。以其

非君命故也。入自闈東從臣禮也。

延平周氏曰：上言君入門言朝也。此

言賓入不中門言聘也。中門，棧闈之中。不中門有所辟也。闈西之中，則君所由。闈西之東，則臣由之。可也。故公事自闈西，故之也。私事自闈東，親之也。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

君謂天子諸侯也。接武謂二足相躡，每踏於半，不得各自成迹也。若大夫與其尸行，則兩足迹相接，續漸卑，故與尸行步稍廣而速。中，猶間也。士與其尸行，每徙足間容一足地，乃躡之。士極卑，故與尸行步極廣也。徐趨皆用是，謂君大夫士或徐或趨皆用此與尸行步之節也。

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

此言若以他事行禮而當疾趨者，其獲頭固欲發起，不以接武繼武為拘，然而手容必恭，足容必重，不可或低或斜而變其常度，移猶變也。

圈

舉遠反。豚，上声。行不舉足，齊。

杏。如流席上亦然。

舊說圈轉也。豚之言循讀為上聲，謂徐趨之法當曳轉其足循地而行，故云不舉足也。方氏謂此言廻旋而行，羔性聚，豚性散，圈之則聚而回旋於其中矣。故取况如此，未知是否。齊裳下緝也。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於地而曳足，則齊如水之流，席上亦然。言未坐之時行於席上亦當如此也。

端行，頤雷如矢，并行，剡剡起履。

端直也。直身而行，身亦小折，故頭直臨前而順如屋。雷之垂其步之進，則如矢之直也。弁急也，剡剡身起之貌。急行則欲速而身獲恒起也。一說端謂玄端，素端，弁謂爵弁皮弁。行容各欲稱其服也。

執龜玉舉前曳踵，踵如也。

踵，足後跟也。舉足之前而曳其後跟，則行不離地。如有所循也。踏踏促狹之貌。龜玉皆重器，故敬謹如此。

慶源輔曰：必言與尸行者著行之徐非止逸也。敬而巳矣。愈尊愈敬，趨謂行有所向也。疾趨趨雖疾而布武未改也。故曰足毋移，併言手者亦不改其揖也。故曰張拱而趨，至於走則手不能拱而步濶遠矣。行不舉足，是足既舉則衣無撥矣。故其裳下緝如水之曰動焉。席上亦然。曲禮將即席，衣毋撥足，毋躡是也。剡剡銳利也。履頭發起之貌。舉前曳踵，若所謂不舉足，則前亦不舉矣。踏踏如也。則有緩而巳。

凡行容惕惕

音惕又音提

惕惕，直而且疾也。謂行於道路則然。蓋回枉則失容。

舒緩則近惰也。

廟中齋齋，如朝廷濟濟，翔翔。

齊齊收持嚴正之貌。濟濟威儀詳整也。翔翔張拱安舒也。

舒也。

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齋漱。

舒遲，閑雅之貌。齊如夔夔，齊慄之齊。漱者謹而不放。

之謂見所尊者，故加敬。嚴陵方氏曰：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不然則已。蓋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所以脩容

而至不然則已。蓋蓋舒遲之謂也。且舒遲所以脩容也。若夫父黨無容，則無事舒遲矣。故曰見所尊者齊。漱則不遲。漱則不遲。

足容重手容恭

重不輕舉移也恭無慢弛也

目容端口容止

無睇視不妄動

聲容靜頭容直

無或噦咳欲其靜也無或傾顧欲其直也

氣容肅

似不息者

立容德

舊說以為如有所予於人其義難通應氏謂中立不倚嚴然有德之氣象此說近之

色容莊坐容端

莊矜持之貌也坐如尸見曲禮

燕居告温温

詩言温温恭人燕居之時與告語於人之際則皆欲

其温和所謂居不容寬柔以教也嚴陵方氏曰目容

止則無僥言矣聲容則不欲其譁周官置銜故者以

此頭容直恐其顛故也周禮制劑弁者以此告温温

則所謂載色載笑匪恣伊教是也孔子在宗廟朝廷

便便言唯謹爾則燕居之告温温亦各有所施而已

語不云乎子之燕居中中

如也夫天如也正謂是也

凡祭容貌顏色如見所祭者

論語曰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嚴陵方氏曰孝子之祭

容貌如見所祭者也已徹而退敬齊之

色不絕於面蓋顏色如見所祭者也

喪容纍纍力追色容顛顛田視容瞿瞿屢梅梅言容繭

繭

此皆居喪之容。纍纍，羸憊失意之貌。顛顛，憂思不舒之貌。瞿瞿，驚遽之貌。梅梅，猶昧昧瞻視不審。故瞿瞿梅梅然也。繭繭，猶綿綿聲氣低微之貌也。

戎容暨暨言容諮諮反格色容厲肅視容清明

此皆軍旅之容。暨暨，果毅之貌。諮諮，教令嚴飭之貌。顏色欲其嚴厲而莊肅。視瞻欲其瑩澈而明審。

立容辨卑毋調訥

立之容，貶卑者不為於高之態也。雖貴貶損卑降而必貴於正。若傾側，則其容柔媚。其色則流於譎矣。故戒

以毋調為

頭頸必中

頭容欲直

山立

如山之巖然不搖動也

時行

當行則行

盛氣顛田實揚休

顛讀為填塞之填。實滿也。揚讀為陽。休與煦同。氣體之克也。言人當養氣使充盛。填實於內。故息之出也。若陽氣之煦物。其來無窮也。

玉色

玉無變色故以為顏色無變動之喻○石梁王氏曰

立容以下不屬戎容嚴陵方氏曰既曰立容又曰山

立玉色則言其形狀之

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

如山玉非止於容而已

伯曰天子之力臣

天子三公一相處內二伯分主畿外諸侯蓋股肱之

臣宣力四方者也故曰力臣

諸侯之於天子曰某土之守去臣某

某土猶云東土西土之類

其在邊邑曰某甸丙之臣某

邊邑遠謂之甸者藩屏之義所以蔽內而捍外也

其於敵以下曰寡人小國之君曰孤濱者亦曰孤

此章與曲禮小異者此據自稱為辭彼則擯者之辭

也慶源輔氏曰稱予一人雖曰謙然以予一人而臨

天下則其職重矣伯謙於力臣則所當勉者在德

矣諸侯曰某土之守臣言王土也己為王守之而已

自知其職矣故曰巡守者巡所守也某甸之臣言所

以并衛中國也寡人則謙而已矣

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君之老下大夫自名擯者

曰寡大夫世子自名擯者曰寡君之適的

此明自稱與擯者之辭不同也慶源輔氏曰上大夫

非名則無稱矣

公子曰臣孽

五葛反

適而傳世者謂之世子餘則但稱公子而已讀孽為

拚者蓋比之木生之餘也故以臣孽自稱

士曰傳張慈反遽之臣於大夫曰外私

驛傳之車馬所以供急遽之令士賤而給車馬之役

使故自稱傳遽之臣也家臣稱私此大夫非已所臣

事者故對之言則自稱外私也

大夫私事使去聲私人擯則稱名

私事謂非行聘禮而以他事奉君命往使鄰國也隨

行之人當謂之介曰擯者擯是主人之副今以在賓

館而主國致禮則已為主人故稱擯也私人已之屬

臣也私事使而私人擯則無問上大夫下大夫皆降

而稱名以非正聘故也

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

公士公家之士也若正行聘禮以公士為擯其下大

夫往行小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大夫其上大夫往行

大聘之禮則擯辭稱寡君之老

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去聲也

賓讀為擯介也謂大夫有正聘之往必使公士作介

也○方氏讀賓如字謂擯雖為賓執事其實亦與之

同為賓而已故曰與公士為賓也

金華范氏曰孔子

以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也自有稱之辭有稱人之辭有擯贊之辭若孤寡不繫純乎謙也稱人與擯

贊雖謙而有體如寡君之老之適曰寡謙也曰若曰適未嘗不明德與序矣有對尊者之辭極其謙如其守臣拜辭有對卑者之辭對尊者之辭謙不其謙如某守臣拜臣曰孽曰傳遠是也對敵之辭謙不失已有於外之辭有於其國之辭稱謂各有深意此制名之不苟者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三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四

明堂位第十四

服虔方氏曰孔子言宗祀文王於明堂位第十四明堂則政事以之明故也孟子言行王政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此言朝諸侯於明堂則朝事以之明故也謂之明則一所以謂之明則有三焉此主朝事之明故以位言之君臣上下尊卑前後客有所位焉故曰明堂也

昔者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上南鄉而立去聲

斧依說見曲禮○石梁王氏曰註云周公攝王位又

云天子即周公周公為冢宰時成王年已十四非攝位但攝政周公未嘗為天子豈可以天子為周公此記者之妄註亦曲徇之新安王氏曰武王未受命克商一年有疾周公告于三王

於是金勝之書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東征後諸侯來朝成王即政於是受朝於明堂周公相成王朝諸侯禮也謂攝王位非禮也

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之位阼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北面東上

疏曰中階者南面一階故稱中諸伯以下皆云國此云位者以三公不云位諸侯在諸國之上特舉位言之明以下皆朝位也

九夷之國東門之外西面北上蠻之國南門之外北面東上六戎之國西門之外東面南上五狄之國北門之外南面東上

夷蠻戎狄各從其方之門而以右為尊獨南面東上者不然方氏以為南面疑於君故與北面者同其上

九采之國應門之外北面東上

疏曰此是九州之牧謂之采者以采取當州美物而貢天子故王制云千里之外曰采明堂無重門但有應門耳

四塞先代世告至此周公明堂之位也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四塞九州之外夷狄也若天子新即位或其國君易世皆一來朝告至故云世告至也山陰陸氏曰諸侯

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
是謂明諸侯之尊卑

昔殷紂亂天下，脯鬼侯以饗諸侯，是以周公相武王以伐紂，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踐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諸侯於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

鬼國名，易曰：高宗伐鬼方，殺人以為薦羞，惡之極也。故伐之六年，五服一朝，蓋始於此。○石梁王氏曰：只以詩書證之，即知周公但居家宰攝政，未嘗在天子位。周公相踐阼而治，文王世子此語為是。詩小序之言亦不可據。註引魯頌宣，蓋伯禽時事哉。○劉氏曰：此蓋因洛誥篇首有周公曰：朕復子明辟之辭，篇終

有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誥，遂生此論。謂周公踐天子位，七年而致政於成王也。殊不知復子明辟者，周公營洛遣使告卜之辭，受命惟七年者，史臣叙周公留後洽洛，凡七年而薨也。書傳中九峯蔡氏之辨，可謂深切著明。新安王氏曰：書傳稱七年營成，成王明年王乃即政，以周書洛誥等篇攷之，不合。此稱六年朝諸侯於明堂，七年致政於成王，亦未可盡信。洛誥稱有二月，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則七年致政明矣。然七年春，召公營洛，周公乃命殷民不佞，則大誥東征，殺武庚，命微子，於是唐叔得禾，王命唐叔歸於周公，其事皆在六年。至七年春，方營洛邑，則朝諸侯於明堂，決不在六年也。

成王以周公為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命魯公出祀周公，以天子

之禮樂。是以魯君孟春乘大路載戴弧獨鞬獨旂十有
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論語稱伯禽為魯公闕宮稱僖公為魯侯又曰俾侯
于魯則魯本侯爵過稱公也孟子言公侯皆方百里
又言周公封於魯地方百里而此云七百里者蓋以
百里之田為魯本國如後世食實封也并附庸為七
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也周禮封疆方五百
里之制當時設法未行不可以據革車兵車也千乘
田賦所出之數也孟春周正子月也大路殷祭天所
乘之木路弧所以開張旌旗之幅其形如弓以竹為
之鞬則弧之衣也旒屬於旂之正幅而畫日月以為

章也○王荆公謂周公能為人臣所不能為之功故
可用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程子曰是不知人臣之
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為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為
者皆所當為也周公乃盡其為臣之職耳豈得獨用
天子之禮樂哉成王之賜伯禽之愛皆非也○問孟
子說齊魯皆封百里而先生向說齊魯始封七百里
者何耶朱子曰此等處皆難考云云見告子下篇新
王氏曰此漢儒誇辭不可信也周禮雖曰諸公之地
五百里蓋兼附庸言之然其制實未嘗行故孟子曰
周公封於魯太公封於齊為方百里安得有七百里
之地而封之天子之畿方千里其地百同魯之地若
方七百里凡四十九同蓋半天子之國矣且周公身
為三公又為東伯是謂上公周公既沒伯禽乃是魯
侯列侯之國方七百里非特成王不以封魯伯禽亦
不敢受也魯頌所謂公車千乘公徒三萬其辭不無

溢美天子地方千里謂之萬乘若魯地方七百里
天子之畿何止有車千乘耶伊川程氏曰成王之賜
伯禽之受俱非也以愚觀之成王未必賜
伯禽未必受蓋魯人借用天子禮樂爾

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大廟牲用白牡

殷尚白白牡殷牲也○方氏曰止用時王之禮者諸

侯之事通用先王之禮者天子之事故郊特牲云諸

侯祭以白牡乘大路謂之僭禮也

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

尊酒器也犧犧尊也音莎者釋云刻畫鳳形娑娑然

也讀如字者釋云畫為牛形又云尊為牛之形象象

尊也以象骨飾尊一說尊為象之形也山罍刻畫山

雲之狀於罍也罍尊也罍尊也黃目黃彝也

白罍之類以黃金鑲其外為目因名也

灌用玉瓚反才旱大圭薦用玉豆離簋反豆周玉琖

側眼仍雕加以璧散去聲璧角俎用琯音管巖音

灌酌爵鬯以獻尸也以玉飾瓚故曰玉瓚以大圭為

瓚柄故言玉瓚大圭也薦祭時所薦俎醢之屬也玉

豆以玉飾豆也簋籩也雕飾其柄故曰雕簋爵行酒

之器夏世爵名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因爵形而雕飾

之故曰仍雕也加者夫人亞獻於尸也用璧角即周

禮內宰所謂瑤爵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散

角皆以璧飾其口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虞俎名

琯夏俎名巖琯形四足如榘巖則加橫木於足中央

為橫距之形也

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
褻析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王南蠻之樂也納
夷蠻之樂於大廟言廣曾於天下也

清廟周頌升樂工於廟之堂上而歌此詩也下堂下
也管匏竹也象象武詩也堂下以管吹象武之詩故
云下管象也朱干赤盾也玉戚玉飾斧柄也著衮冕
而執此干戚以舞武王伐紂之樂又服皮弁見褻衣
而舞夏后氏大夏之樂五冕皆周制故用以舞周樂
皮弁三王之服故用以舞夏樂也昧任皆樂名廣曾
於

樂之事以示天下也馬氏曰歌者人聲也舞者竹
以貴文也堂下以匏竹奏象武者所以武也周公
之德妙而不可知所可知者見於文德武功而已文
德成於制作之間武功存於征伐之際故彰其武功
則錫之以武樂彰其文德則錫之以夏樂蓋武之盛
莫盛於大武而文之盛莫盛於大夏冕者文服也服
冕服而舞大武者以文止武之意也皮弁素積者服
之質也舞大夏則服之所以中其文也褻者服之見
美也皮弁素積掩蔽其文而不顯故褻衣所以顯之
也○慶源輔氏曰言廣
大周公之德於天下也

君卷衮冕立于阼夫人副禕立于房中君肉袒迎牲
于門夫人薦豆籩卿大夫贊君命婦贊夫人各揚其
職百官廢職服大刑而天下大服

副首飾也副之言覆以其覆被乎首而為名詳見周
禮追師及詩副笄六珈註疏禕禕衣也本王后之服

亦以尊周公而用天子禮樂故得服之也房太廟之東南室也贊助也命婦內則世婦外則卿大夫之妻也揚舉也廢不舉也天下大服謂訖服周公之德也

嚴陵方氏曰君與夫人祭主也心專其事焉卿大夫命婦臣妾也則贊其事而已各揚其職若司徒奉牛司馬奉羊之類是矣其職雖揚又不可侵官故言各若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是矣廢職則職不揚矣服大形肆師於祭日誅其大慢者是矣

是故夏禘藥秋嘗冬烝春社秋省恐并而遂大蜡乍天子之祭也

魯在東方或有朝于方岳之歲則廢春祠故此略之秋省省斂也年不順成則八蜡不通必視年之上下以為蜡之豐嗇舊讀省為獮者非嚴陵方氏曰言夏

及春謂與工制言丞則不約同義其詞則君之所闕約為春祭爾春祭闕祠而不闕社者祠則君之所闕社則民之所同故也社與省春與秋所有之其所異者春社以祈為主秋社以報為主春省以耕為主秋省以斂為主大蜡必言遠者與大司馬言遠以蒐田之其實一也

大廟天子明堂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

魯無明堂而大廟如明堂之制天子五門路應雉庫

皐由內而外路門亦曰畢門今魯庫門之制如天子

皐門雉門之制如天子應門也

振木鐸於朝天子之政也

木鐸金口木舌發教令則振之所以警動衆聽

山節藻梲

說見前篇

復福廟重平檐聲簷

復廟上下重屋也重檐者簷下復有板簷免風雨之

壞壁

刮古剝去楹達鄉去聲

以密石摩柱使之精澤故云刮楹達通也鄉窻牖也

每室四戶八窻窻戶相對故云達鄉

反玷出尊

兩君好會反爵之玷築土爲之在兩楹間而近南蓋

獻酬畢則反爵于其上也是物在內爲入在外爲出

以玷在尊之外故云反玷也尊言玷出在尊之外也

崇坻康圭疏屏天子之廟飾也

崇高也康安也凡物措之得所則無危墜之失圭禮

器之重者不可不謹故爲此高坻以康圭也疏屏者

刻鏤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馬氏曰天子之廟飾不

子用其詳而魯則其略也○長樂陳氏曰廟所以事

死復有歸根而靜之義刻其楹則有潔意而潔也者

齋戒以事鬼神之意也達其鄉則有明意而明者神

而明之之意也於屏言疏疏者通之也屏所以蔽而

通之者以神無方而

無乎不在故通之也

鸞車有虞氏之路也鈞車夏后氏之路也大路殷路

也乘路周路也

鸞車有鸞和之車也路與輅同鈞曲也車床謂之輿

輿之前闌曲故名鈎車也。大路殷之木輅也。乘路周之玉輅也。慶源輔氏曰：虞夏言車，殷周言輅。各據時代所稱言之。意者殷周始稱車為輅耳。自魯言之，故下皆曰路也。

有虞氏之旂，夏后氏之綬，而追殷之大白，周之大赤。

四者旌旗之屬。周禮交龍為旂，綬讀為綏，以旄牛尾注於杠首而垂之者也。大白，白色旗也。大赤，赤色旗也。鄭云：當言有虞氏之綏，夏后氏之旂，謂虞質於夏，惟綏而已。至夏世，乃有旂之制也。

夏后氏駱馬，黑鬣，殷人白馬，黑首。周人黃馬，蕃鬣。白黑相間，謂之駱。此馬白身而黑鬣也。蕃，鬣赤鬣也。夏后氏生尚黑，殷白，紂周，皆白。

駟，赤色剛壯也。慶源輔氏曰：言馬故也。周言剛，夏殷亦剛也。殷言

秦有虞氏之尊也。山罍，夏后氏之尊也。著，直略也。殷尊也。犧，象周尊也。虞氏尚陶，秦瓦尊也。著者無足而底著於地也。餘見前章。

爵，夏后氏以琖，殷以斚，周以爵。

夏爵名琖，以玉飾之，故其字從玉。殷爵名斚，稼也。故畫為禾稼。周之爵，則爵之形也。其曰玉爵者，則飾之以玉也。

灌尊

灌鬯酒之尊也

夏后氏以雞夷殷以學周以黃目

夷讀為彝法也與餘尊為法故稱彝刻畫雞形於其上故各雜彝餘見上章

其勺反是若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

周禮梓人為飲器勺一升親勺刻畫為龍頭疏勺刻鏤疏通也蒲勺者合蒲為鳧頭之形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未微開也三者皆謂勺之柄頭耳

土鼓塊桴伊耆氏之樂也

方氏曰以土為鼓未有鞀革之聲故也以山為桴未有斷木之利故也以箠為也示有截竹之精故也

拊擊也玉磬拊反擊也大琴中琴小琴四代

之樂器也

拊搏舊說以韋為之克之以棟形如小鼓拊擊謂祝

敵皆所以節樂者方氏以為或拊或搏或拊或擊皆

言作樂之事又按書傳云真擊考擊也搏至拊循也

皆與此文理有礙當從鄭註嚴陵方氏曰拊搏拊擊

器或言作樂互相備也與並稷言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同義玉磬琴瑟又皆堂上之樂故特舉其名器言之琴言中而不言小瑟言小而不言中亦互相備也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

魯公伯禽也武公伯禽之玄孫其室世世不毀故言

世室○方氏曰周以祖文王為不毀之廟而魯以伯

禽之廟比之故曰文世室宗武王為不毀之廟而魯
以武公之廟比之故曰武世室慶源輔氏曰由是觀

伯禽者未必如是之備如此篇所載亦有魯君因仍而借用之者矣

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
類判宮周學也

此言魯立四代之學魯所藏梁盛米之廩即虞氏之

庠謂藏此米於學宮也亦教孝之義序者射也射以

觀德有先後之次焉樂師瞽瞍之所宗故謂之瞽宗

類半也諸侯曰類宮以其半辟雍之制也孟子言夏

曰校殷曰序穀梁方氏曰米廩者藏養人之物而庠

有偶然而以序進焉必曰序則主以禮教故也瞽宗

故也類宮曰天子曰辟雍曰序曰類宮皆以禮之制亦兼禮樂以教之

崇鼎貫鼎大璜封父龜天子之器也越棘大弓天子
之戎器也

崇貫封父越皆國名棘戟也○方氏曰凡此即周字

天府所藏大寶鎮寶之類是也

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縣玄鼓垂之和鍾叔之籬

磬女媧之笙簧

足謂四足也楹貫之以柱也縣懸於龔虛也垂見舜

典○方氏曰郊特牲曰以鍾次之以和居參之也故

謂之和鍾樂記曰石聲磬磬以立辨辨者籬之音也

故謂之離磬。笙以象物生之形。簧則美在其中。故謂之笙簧。世本曰無句作磬。皇氏云無句叔之別名。

夏后氏之龍龔。虛與非殷之虛。采周之壁。瑟。

周官梓人為龔。虛橫曰簪。植曰虛。所以懸樂器也。以

龍形飾之。故曰龍龔。虛崇牙者刻木為之。飾以采色。

其狀隆然。殷人於龔之上。施崇牙以挂鍾磬也。周人

則又於龔上畫繒為翼。載之以壁。下懸五采之羽。而

挂於龔之角焉。嚴陵方氏曰其崇如牙。夏后氏有龔。其翼至周然後三者兼備。馬氏皆漸改其文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連。殷之六瑚。周之六

簋。

少牢禮曰執敦。黍有書。又設四敦。皆四首敦之屬。

器有蓋有首也。四者皆盛黍。扱之器。禮之有器。皆三

各有制作。故歷代寶而用之。但時代漸遠。則古器之

存者漸寡。此魯所有之數耳。

俎有虞氏以椀。夏后氏以斝。殷以俎。周以房。俎

椀斝見前章。椀者俎之足。間橫木為曲椀之形。如椀

枳之樹枝也。房者俎足下之跗。謂俎之上下兩間有

似於堂房也。○疏曰古制不可委知。今依註略為此

意。未知是否。

夏后氏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

楬不飾也。木質而已。獻讀為娵。獻尊刻畫鳳羽。則此

豆亦必刻畫鳳羽故名也

有虞氏服韍弗夏后氏山殷火周龍章

韍者祭服之蔽膝即鞞也虞氏直以韋為之無文飾

夏世則畫之以山殷人增之以火周人又加龍以為

文章嚴陵方氏曰有山有火而又加之以龍則其文成矣於周詩言章為章者文之成也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

方氏曰三代各祭其所勝蓋夏尚黑為勝赤故祭心

殷尚白為勝青故祭肝周尚赤為勝白故祭肺

夏后氏尚明水殷尚醴周尚酒

疏曰儀禮設尊尚玄酒是周亦尚明水也禮運云澄

酒在下則濁不尚酒故註云言尚非也○方氏曰明

水者取於月之水故謂之明水則淡而無味醴則釀

致其味酒則味之成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

書言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先儒信此記而不信

書固為不可且謂魯得用四代禮樂故惟通用其官

之名號不必盡用其數皆臆說也慶源輔氏曰魯百

備四代之官此皆誇辭也以此例上所言可知也

有虞氏之綏而追夏后氏之綢切練殷之崇牙周之

璧璽

此皆喪葬之飾綢練見檀弓餘見上章又翼制詳見

喪大記

凡四代之服器官魯兼用之是故魯王禮也天下傳
之久矣君臣未嘗相弑也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
也天下以為有道之國是故天下資禮樂焉

君臣未嘗相弑禮樂刑法政俗未嘗相變先儒以為
近誣或以為諱國惡論之詳矣大抵此篇主於誇大
魯國故歷舉四代之服器官以見魯之禮樂其盛如
此不知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知此則此記
所陳適足以彰其僭而已而奚盛大之有哉○**宋氏**
曰羽父弑隱公慶父弑二君則君臣相弑矣夏父躋
信公禮之變也信公欲焚巫尫刑之變也宣公初稅
以法之變也政逮於大夫政之變也婦人髻而男俗

之變也○石梁王氏曰此見春秋經而不見傳者故
謂未嘗相弑未嘗變法大抵此篇多說慶源補氏曰
蓋言久矣天下共傳說魯國之有禮法也云天下以
為有道之國君臣未嘗相弑也雖曰隱惡不若不言
之愈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四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五

喪服小記第十五

朱子曰小記是解喪服傳

斬衰括髮以麻為去髮母括髮以麻免問而以布

斬衰主人為父之服也親始死子服布深衣去吉冠

而猶有笄縱徒跣扱深衣前衽於帶將小斂乃去笄

縱著素冠斂訖去素冠而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上

卻而繞於紒如著慘頭然慘頭今人名掠髮此謂括

髮以麻也母死亦然故云為母括髮以麻言此禮與

喪父同也免而以布專言為母也蓋父喪小斂後拜

賓竟子即堂下之位猶括髮而踊母喪則此時不復

括髮而著布免以踊故云免而以布也。弁縱說見內則免見檀弓。朱子曰括髮是束髮為髻。鄭氏儀禮注及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云加著慘頭然所謂慘頭即婦人今之掠頭。編子首頂而前交於額上却繞髻也。○山陰陸氏曰士喪禮主人括髮袒括髮一人免于房婦人髻于室則袒括髮一人而已諸子皆免。

齊衰惡弁以終喪。婦人居齊衰之喪以榛木為弁以卷髮謂之惡弁以終喪者謂中間更無變易至服竟則一弁除之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莊加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

吉時男子首有吉冠婦人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父喪成服也男以六升布為冠女則翦

髮為笄。若喪母男則七升布為冠女則榛木為笄。故云男子冠而婦人笄也。男子免而婦人髻者言今遭齊衰之喪當男子著免之時婦人則髻其首也。髻有二斬衰則麻髮齊衰則布髮皆名露紒其義為男子則免為婦人則髻者言其義不遠以此免與髻分別男子而已。

首。杖竹也削杖桐也。

竹杖圓以象天削杖方以象地。父母之別也。○疏曰首者黯也必用竹者以其體圓性貞四時不改。明子為父禮伸痛極自然圓足有終身之痛也。削者殺也。桐隨時凋落謂母喪外雖削殺服從時除而終身之

心當與父同也

祖父卒而后為祖母後者三年

適孫無父既為祖三年矣今祖母又死亦終三年之制蓋祖在而喪祖母則如父在而為母期也子死則孫為後故以為後者言之

為去聲父母長子稽顙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

服重者先稽顙而後拜賓服輕者先拜賓而後稽顙父母尊也長子正體也故從重大夫弔於士是以尊臨卑雖是總服之喪亦必稽顙而後拜蓋尊大夫不敢以輕待之也

婦人為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

婦人受重於他族故夫與長子之喪則稽顙其餘謂

父母也降服移天其禮殺矣長樂陳氏曰稽顙猶稽首

則喪非至重不稽顙矣然非自至重而稽顙者非以其至親則以弔者之尊也故為父母長子稽顙以至親也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以弔者之尊也婦人移天於夫而傳重於長子故雖父母不稽顙所稽顙者夫與長子而已所以受於此者重則所報於彼者殺也

男主必使同姓婦主必使異姓

喪必有男主以接男賓必有女主以接女賓若父母之喪則適子為男主適婦為女主今無男主而使人攝主則必使喪家異姓之女謂同宗之婦也為父後者為去聲出母無服

殺所介切削也減也
表小也毛句

出母母為父所遣者也適子為父後者不服之其尊
祖敬宗家無二主之義也非為後者服期

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上殺反色介下殺旁殺而親畢
矣

由已身言之上有父下有子宜言以一為三而不言
者父子一體無可分之義故惟言以三為五謂因此
三者而由父以親祖由子以親孫是以三為五也又
不言以五為七者蓋由祖以親曾高三祖由孫而親
曾孫玄孫其恩皆已疏略故惟言以五為九也由父
而上殺之至高祖由子而下殺之至玄孫是上殺下
殺也同父則期同祖則大功同曾祖則小功同高祖

別總麻與旁殺也高祖外無服故曰畢矣

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庶子
王亦如之

四廟謂高曾祖禰四親廟也始祖居中為五并高祖
之父祖為七或世子有廢疾不可立而庶子立為王
者其禮制亦然○趙氏曰禘王者之大祭也王者既
立始祖之廟又推始祖所自出之帝祀之於始祖之
廟而以始祖配之也嚴陵方氏曰王立七廟二昭二

止立四廟者據月祭之親廟言之也蓋遠廟為祫有
二祫尊尊乃止既言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則祭及其二祫可知矣此所以不言之也○山陰陸
氏曰此言王者後世或更衰亂統序既絕其子孫有
特起者若漢光武復有天下既復七廟則其曾祖禰
當別立廟祀之故曰庶子王亦如之也若孝文繼孝

惠雖非適子其承祭祀不言可知今經言此者正為庶子不祭庶子王然後祭日

別子為祖繼別為宗繼禰者為小宗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是故祖遷於上宗易於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禰也

別子有二一 是諸侯適子之弟別於正適二 是異姓公子來自他國別於本國不來者三 是庶姓之起於是邦為卿大夫而別於不仕者皆稱別子也為祖者別與後世為始祖也繼別為宗者別子之後世世以適長子繼別子與族人為百世不遷之大宗也繼禰者為小宗謂別子之庶子以其長子繼已為小宗而其同父之兄弟宗之也五世者高祖至玄孫之手此

子於父之高祖無服不可統其父同高祖之兄弟故遷易而各從其近者為宗矣故曰有五世而遷之宗其繼高祖者也四世之時尚事高祖五世則於高祖之父無服是祖遷於上也四世之時猶宗三從族人至五世則不復宗四從族人矣是宗易於下也宗是先祖正體惟其尊祖是以敬宗也○疏曰族人一身事四宗事親兄弟之適是繼禰小宗也事同堂兄弟之適是繼祖小宗也事再從兄弟之適是繼曾祖小宗也事三從兄弟之適是繼高祖小宗也小宗凡四獨云繼禰者初皆繼禰為始據初而言之也山陰陸氏有

五世而遷之宗據宗其繼高祖者五世則遷者也其繼高祖者玄孫也宗其繼高祖者玄孫之子也先儒

謂記文畧此讀五世而遷之宗之誤也脚云五世而遷之宗猶云五世則遷之宗○嚴陵方氏曰先儒疏祖遷於上宗易於下特五世則遷之小宗爾若夫百世不遷之大宗則祖未嘗遷宗未嘗易焉於祖曰遷於宗曰易者遷有并之意故於在上者言之於宗曰易者遷有并之意故於在下者言之

庶子不祭祖者明其宗也

此據道士立二廟祭禰及祖今兄弟二人一適一庶

而俱為適士其適子之為適士者固祭祖及禰矣其

庶子雖適士止得立禰廟不得立祖廟而祭祖者明

其宗有所在也嚴陵方氏曰適士一廟則有祖廟矣不祭祖者言適士家也下言庶子不祭禰者言官師之家也夫立宗所以重本適子本也庶子支也其不祭也雖祖之不同至於明其宗之義則一而已其曰不祭祖則禰密祭之也

庶子不為長子斷不繼祖也禰故也

庶子不得為長子服斬衰三年者以已非繼祖之宗又非繼禰之宗則長子非正統故也

庶子不祭禰與無後者禰與無後者從祖附食

長中下殤見前篇蓋未成人而死者也無後者謂成人未昏或已娶而無子而死者也庶子所以不得祭

此二者以已之父之庶子不得立父廟故不得自祭其殤子也若已之祖之庶孫不得立祖廟故無後之

兄弟已亦不得祭之也祖廟在宗子之家此殤與此

無後者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也故曰從祖附

食金華應氏曰殤與無後者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育子鄭氏以殤為已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為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惟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

故指此為兄弟而言之夫所謂錫與無後者皆錫具
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錫
而或無後而死皆從祖而祭
於宗子之家故謂之從祖祔食

庶子不祭禰者明其宗也

庶子不得立禰廟故不得祭禰所以然者明主祭在
宗子廟必在宗子之家也庶子雖貴止得供具牲物
而宗子主其禮也上文言庶子不祭祖是猶得立禰
廟以其為適士也此言不祭禰以此庶子非適士或
未仕故不得立廟以祭禰也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疏曰此論服之降殺親謂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
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舉尊長則

卑幼可知也男女之有別者若為父斬為母齊衰姑
姊妹在室期出嫁大功為夫斬為妻大功之屬是也此
四者於人之道為最大

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

疏曰服術有六其一是徒從徒空也與彼非親屬空
從此而服彼有四者一是妾為女君之黨二是子從
母服於母之君母三是妾子為君母之黨四是臣從
君而服君之黨此四徒之中惟女君雖沒妾猶服女
君之黨餘三徒所從既亡則止而不服已止也屬者
骨血連續以為親也亦有三一一是子從母服母之黨
二是妻從夫服夫之黨三是夫從妻服妻之黨此三

從雖沒猶從之服其親也

嚴陵方氏曰從服即大傳所謂徒從也屬從即大傳

所謂屬從者也然徒從不若屬從之為重故於徒從則所從亡則已於屬從則所從雖沒而猶服焉

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為女君之子服

妾謂女君之姪娣也其來也與女君同入故服女君

之子與女君同若女君犯七出而出則此姪娣亦從

之出子死則母自服其子姪娣不服義絕故也

禮不主不禘

禘主者之大祭諸侯不得行之故云不主不禘○石

梁王氏曰此句合在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上錯亂

在此

世子不降妾之父母其為去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

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傳世者也不降妾其妻父母

之服者以妻故親之也大夫適子死服齊衰不杖今

世子既不降其妻之父母則其為妻服與大夫服適

子之服同也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

服

祭用生者之禮盡子道也尸以象神自用本服

嚴陵方氏

曰言天子諸侯士之祭其別如此則王制所謂祭從生者也與中庸所言亦同父為士其尸服以士服者

則與喪從死者同義

父為天子諸侯子為士祭以士其尸服以士服

以天子諸侯之禮祭其父之為士者其禮伸故尸服

死者之服為禮之正。以士之禮祭其父之為天子諸侯者其禮屈故尸服生者之服為禮之變禮有曲而殺者此類是也。

婦當喪而出則除之。

婦當舅姑之喪而為夫所出則即除其服恩義絕故也。

為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

若當父母之喪未期而為夫所出則終父母三年之制為己與夫族絕故其情復隆於父母也。若在父母小祥後被出則是己之期服已除不可更同兄弟為三年服矣。故已也。已者止也。

未練而反則期既經而反則遂之。

若被出後遇父母之喪未及期而夫命之反則但終

期服反在期後則遂終三年蓋緣已隨兄弟小祥服

三年之喪不可中廢也。嚴陵方氏曰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恩復隆於父

母得反則恩復隆於夫家既練而反則恩復隆於父中道而除故遂其三年凡此所謂以仁起禮也

再期之喪二年也。期之喪一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

時也。五月之喪一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故期而祭

禮也。期而除喪道也。祭不為除喪也。

儀禮大功章有中殤七月之文。即此七月之喪也。期

而祭謂再期之喪致小祥之祭也。期而除喪謂除衰

經易練服也。小祥之祭乃孝子因時以伸其思親之

禮也練時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乃生者隨時降殺之道也祭與練雖同時並舉然祭非爲練而設也

馬氏曰期而祭者謂之禮其除喪也謂之道禮存乎人道存乎天

三年而后葬者必再祭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

孝子以事故不得及時治葬中間練祥時月以尸柩

尚存不可除服今葬畢必舉練祥兩祭故云必再祭

也但此二祭仍作兩次舉行不可同在一時如此月

練祭則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帶次月祥祭乃除衰

服故云其祭之間不同時而除喪也

馬氏曰祭不爲必因祭焉以祭爲吉而除喪行所以從吉也夫練祥之時既已過矣而獨爲之再祭以有親之禮不可廢也其祭之間不同時者以其存親之節不可忘也

不同乎時而除喪者亦不同乎時則除喪必從祭也

可知矣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

祔而已

大功者主人之喪謂從父兄弟來主此死者之喪也

三年者謂死者之妻與子也妻既不可爲主而子又

幼小別無近親故從父兄弟主之必爲之主行練祥

二祭朋友但可爲之虞祭祔祭而已

金華應氏曰死道之當然今其身死而又妻子孱弱適無父母兄弟

之至親者則大功當任其責而至於然喪或其適無

小功之親也則朋友當任其責而至於逾葬使其不

幸而無大功以爲之依則小功以下其可以坐視乎

又不幸而無朋友以爲之助則爲鄰者儻與之舊者

其可以憇然乎是以體朋友死無所歸於我殯之義

則練祥不必大功而親黨皆不可得而辭推行有死

入尚或瑾之心則虞練不必朋友而凡相識者皆

不得而拒特其情有厚薄則處之名不同自其篤於義者言之則各有加焉無害也凡遇夫人之急難而

士妾有子而為之總無子則已

喪服云大夫為貴妾總士卑故妾之有子者為之總

無子則不服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此外喪已則否

稅者日月已過始聞其死追而為之服也此言生於

他國而祖父母諸父昆弟皆在本國已皆不及識之

今聞其死而日月已過父則追而服之已則不服也

嚴陵方氏曰日月已過乃聞喪而服曰稅

為君之父出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

卿大夫為君之父母妻長子皆有服今以出使他國

或以事久留君除喪之後已始聞喪不追服也

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

此句承父稅喪已則否之下誤在此降者殺其正服

也如叔父及適孫正服皆不杖期死在下殤則皆降

服小功如庶孫之中殤以大功降而為總也從祖昆

弟之長殤以小功降而為總也如此者皆追服之檀

弓曾子所言小功不稅是正服小功非謂降也凡降

服重於正服詳見儀禮

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

近臣卑賤之臣也此言小臣有從君往他國既返而

君之親喪已過服之月日君稅之此臣亦從君而服其餘謂卿大夫之從君出為介為行人宰史者返而君服限未滿亦從君而服若在限外而君稅則不從君而稅也君雖未知喪臣服已

此言君在他國而本國有喪君雖未知而諸臣之留國者自依禮成服不待君返也

虞祔不入於室祔杖不升於堂

虞祭在寢祭後不以杖入室祔祭在祖廟祭後不以杖升堂皆殺哀之節也

嚴陵方氏曰喪禮先虞而後祔於祔杖則雖堂亦不升焉蓋哀雖衰而敬愈不衰也於室內而堂外故於室曰入堂高而性卑故於堂曰升

論語云升堂入室義亦如此

為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為君母之黨服

此言無適子而庶子為後者即上章從服者所從亡

則已之義也

經殺名介五分而去聲一杖大如經

喪服傳曰直經大擗左本在下去五分之一以為帶經

大擗者謂首經也五分減一分則要經之大也逆減

之則齊衰之經大如斬衰之帶去五分之一以為齊衰

之帶大功之經大如齊衰之帶去五分之一以為大功

之帶小功之經大如大功之帶去五分之一以為小功

之帶總麻之經大如小功之帶去五分之一以為總麻

之帶。麻在首在要皆曰經。分言之則首曰經要曰帶。所以五分者象五服之數也。杖大如經如要經也。搗者搯也。○**朱守目**首經大一搯只是拇指與第二指

一圍

妾為君之長子與女君同

女君為長子三年妾亦同服三年以正統故重也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

男子重在首婦人重在要凡所重者有除無變故雖卒哭不受輕服直至小祥而男子除首經婦人除要經此之謂除喪者先重者也易服者謂先遭重喪後遭輕喪而變易其服也輕謂男子要婦人首也此言

先是斬衰虞而卒哭已變葛經葛經之大小如齊衰之麻經今忽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經皆牡麻牡麻重於葛也服宜從重故男不變首女不變要以其所重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而已故云易服者易輕者也若未虞卒哭則後喪不能變

無事不辟

此亦反

廟門哭皆於其次

辟開也廟門殯宮之門也鬼神尚幽闇故有事則辟無事不辟也次倚廬也朝夕之哭與受弔之哭皆即門內之位若或晝或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倚廬也

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

復招魂以復舊鬼也。書銘書死者名字於明旌也。檀弓
疏云：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士長三尺，大夫五尺，諸
侯七尺，天子九尺。若不命之士，以緇長半幅，長一尺。
經末長終幅，長二尺，總長三尺。周禮：天子之復曰皐。
天子復，諸侯則曰皐某甫復。此言天子達於士，其辭
一者，殷以上質不諱名，故臣可以名君。歟？男子稱名，
謂復與銘皆名之也。婦人銘則書姓及伯仲，此或亦
是殷以上之制。如周則必稱夫人也。姓如魯是姬姓，
後二家各自稱氏，所謂氏也。殷以前六世之外，則相
與為昏，故婦人不知姓者，周不然矣。山陰陸氏曰：男子稱名所
謂皐某復是也。先儒謂周禮天子復曰皐某甫復，天子復矣之誤也。復曰天

子復矣是告人以天子復矣非復天子之詞據則曰天王崩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
麻同皆兼服之

上章言經殺皆是五分去一。此言斬衰卒哭後所受
葛經與齊衰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齊衰變服之葛經
與大功初死之麻經大小同。麻同皆兼服之者，謂居
重喪而遭輕喪，服麻又服葛也。上章言男子易要經
不易首經，故首仍重喪之葛。要乃輕喪之麻也。婦人
卒哭後無變，上下皆麻。此言麻葛兼服者，止謂男子
耳。

報赴葬者報虞三月而后卒哭

報讀為赴急疾之義謂家貧或以他故不得待二月死而即葬者既疾葬亦疾虞虞以安神不可後也惟卒哭則必俟三月耳

父母之喪借句先葬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

父母之喪借即曾子問並有喪言父母同時死也葬先輕而後重先葬葬母也不虞祔不為母設虞祭祔祭也蓋葬母之明日即治父葬葬父畢虞祔然後為母虞祔故云待後事祭則先重而後輕也其葬母亦服斬衰者從重也以父未葬不敢變服也

大夫為庶子服大功而庶子之子則為父三年也大

此言適庶俱有父母之喪者適子得執杖進階階哭位庶子至中門外則去之矣

父不主庶子之喪則孫以杖即位可也

父主適子喪而有杖故適子之子不得以杖即位避祖之尊故然非厭之也今父既不主庶子之喪故庶子之子得以杖即位祖不厭孫孫得伸也父皆厭子故舅主適婦喪而適子不杖大夫不服賤妾故妾子亦以厭而降服以服其母祖雖尊貴不厭其孫故大夫降庶子而孫不降其父也

父在庶子為妻以杖即位可也

舅主適婦故適子不得杖舅不主庶婦故庶子為妻

可以杖即位此以即位言者蓋庶子厭於父母雖有杖不得持以即位故明言之也

諸侯弔於異國之臣則其君為主

君無弔外臣之禮若來在此國而適遇其卿大夫之喪則弔之以主君之故耳故主君代其臣之子為主

君為主者弔其位相敵故也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所弔雖已葬主人必免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

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國君自弔其臣則素弁環

經錫衰弔異國臣則皮弁錫衰也凡免之節大功以上為重服自始死至葬卒哭後乃不復免小功以下

也

箭筭終喪三年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

前章言齊衰惡筭以終喪為母也此言箭筭三年女子在室為父也箭篠也齊衰為尊大功為卑然三月

者恩之輕九月者恩稍重故可以同用繩屨此制禮

者淺深之宜也繩屨麻繩為屨也

練筮日筮尸視濯也要中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

去上杖遠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后杖拜送賓大祥

吉服而筮尸

練小祥也筮日筮祥祭之日也筮尸筮為尸之人也

視濯視祭器之滌濯也小祥除首經而要之葛經未

也

除將欲小祥則預著此小祥之服以臨此三事不言
衰與冠者則亦必同小祥之制矣有司謂執事者向
者變服猶杖今執事者告三事辨具將欲臨事故孝
子即去杖而致敬此三事者惟筮日筮尸有賓來今
執事者告筮占之事畢則孝子復執杖以拜送於賓
視濯無賓故不言至大祥時則吉服行事矣吉服朝
服也不言筮日視濯與小祥同可知也未詳占者
然喪漸漸變去不似今
入服漸漸除便衣革采
庶子在父之室則為其母不禫
此言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
庶子不以杖即位

此言當禫之喪有此四者然妻為夫亦禫又慈母之
喪無父在亦禫記者略耳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不世祭者謂子祭之而孫不祭也上章言妾祔於妾
祖姑者疏云妾無廟今乃云祔及高祖當是為壇以
祔之耳

丈夫冠去聲而不為殤婦人笄而不為殤為殤後者以
其服服之

男子死在殤年則無為父之道然亦有不俟二十而
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為殤者言之則此當立
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其族人為之

後者即為之子也以其服服之者子為父之服也舊說為殤者父之子而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則亦依在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山陰陸氏曰不言男子女子言丈夫婦人則以冠而無丈夫之道笄宜有婦德故也自童汪躄之婦人之德雖以為殤可也

久而不葬者唯主喪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

主喪者不除謂子於父妻於夫孤孫於祖父母臣於君未葬不得除衰經也麻終月數者期以下至總之親以主人未葬不得變葛故服麻以至月數足而除不待主人葬後之除也然其服猶必收藏以俟送葬

卑孫不可祔於尊祖孫貴而不祔其祖之為士者是自尊而卑其祖不可也故可以祔於士馬氏曰士之臣也位皆人臣則雖有貴賤而其勢亦有可幾之道是故進而祔之可也天子諸侯則君矣尊無上貴無倫而具勢不可幾也進而祔之則君臣亂矣苟無所祔則祔於諸侯祖父之為士大夫者而不敢祔於諸侯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為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

母之君母者母之適母也非母所生之母故母在而為之服則已亦從而服是徒從也徒從者所從亡則已故母卒則不服

宗子母在為妻禫

父在則適子為妻不杖不杖則不禫父没母存則杖

且禫矣此宗子百世不遷者也恐疑於宗子之尊厭其妻故明言雖母在亦當為妻禫也然則非宗子而母在者不禫矣

為慈母後者為庶母可也為祖庶母可也

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之為子母此謂為慈母後者也若庶母嘗有子而子已死命他妾之子為其後故云為庶母可也若父之妾有子而子死已命已之妾子後之亦可故云為祖庶母可也○石梁王氏曰為慈母後者為庶母為祖庶母後皆可謂既是妾子此三母皆妾皆可以妾生之子為後為父母妻長子禫

亦為其居也

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檀弓曰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南向者為主以待弔

賓也

祔葬者不窆宅

窆也前人之葬已窆而吉故祔葬則不必再

士大夫不得祔於諸侯祔於諸祖父之為士大夫者其妻祔於諸祖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

公子公孫之為士為大夫者不得祔於先君之廟也

諸祖父其祖為國君者之兄弟也。諸祖姑諸祖父之妻也。若祖為國君而無兄弟可祔亦祔宗族之疏者。上言士易牲而祔於大夫而大夫不得易牲而祔諸侯者。諸侯之貴絕宗故大夫士不得親之也。妾祔於妾祖姑言妾死則祔於祖之妾也。亡無也。中間也。若祖無妾則又間曾祖一位而祔高祖之妾故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也。所以間曾祖者以昭穆之次不同。列祔必以昭穆也。嚴陵方氏曰祔葬與祔廟皆謂之故也。凡祔以廟為正。葬則為之而已。故言祔廟則不言廟言祔葬則必言葬者以葬非正故特明言以別之。

諸侯不得祔於天子。天子諸侯大夫可以祔於士。

夫不服其妾故妾子為其母大功。嚴陵方氏曰庶子之尊可以降尊也。不可以降尊也。

大夫不主士之喪

謂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為大夫者不得主其喪尊

故也

為慈母之父母無服

恩所不及故也

夫為人後者其妻為舅姑大功

此舅姑謂夫之所生父母

士祔於大夫則易牲

祖為大夫孫為士孫死祔祖則用大夫牲士牲卑不

可祭於尊者也。此與葬以大夫祭以士者不同。如妾無妻祖姑可祔則易牲而祔於女君也。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為同居。有主後者為異居。

母再嫁而子不隨往。則此子與母之繼夫猶路人也。故自無服矣。今此子無大功之親。隨母以往。其人亦無大功之親。故云同居皆無主後也。於是父將貨財為此子同築宮廟。使之祭祀其先。如此則與繼父同居其服期也。異居有二。一是昔同今異。二是今雖同居却不同財。二是繼父自有子。即為異居。異居者服齊三月而已。此云有主後者為異居。則此子有子。

為輕服。自始死至殯。殯後不復免。至葬。啓殯之後而免。以至卒。哭於始死。今人君來弔。雖非服免之時。必為之免。以尊重人君故也。禮既殯而成服。此言未喪服。謂未成服也。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也。喪服養尊者必易服。養卑者否。

親屬無近親而遇疾者。已往養之。而身有喪服。則釋去其服。惡其凶也。故云養有疾者不喪服。若此疾者遂死。既無主後。已既養之。當遂主其喪。蓋養者於死者有親也。然亦不著已之喪服。故云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謂疾時不曾釋服。來致其養。今死。

乃入來主其喪則亦不易去已之喪服也尊請父兄
卑謂子弟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

妾當祔於妾祖姑上章言亡則中一以上而祔是祔

高祖之妾今又無高祖妾則當易妾之牲而祔於適

祖姑女君謂適祖姑也嚴陵方氏曰女君適祖姑也

殺焉以示其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祔則舅主之

虞卒哭在寢祭婦也祔於廟祭舅之母也尊卑異故

主不同

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

士喪無主不敢使大夫攝攝為主若士是宗子則主

喪之任可使大夫攝之以宗子尊故也一說大夫之

喪無主士不敢攝而主之若士是宗子則可

主人未除喪有兄弟自他國至則主人不免問而為主

葬後而君弟之則非時亦免以敬君故新其事也兄

弟親屬也親則尚質故不免而為主也

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省陳之而盡納之可

也

陳器陳列從葬之明器也凡朋友賓客所贈遺之明

器皆當陳列所謂多陳之也而所納者有定數

故云省納之可也省減殺也言主所作者依禮有

限故云省陳之而盡納之可也

之正也即雖多陳之少納之省陳之盡納之禮亦不禁足之謂可

奔兄弟之喪先之墓而後之家為位而哭所知之喪則哭於宮而後之墓

兄弟天倫也所知人情也係於天者情急於禮由於人者禮勝於情宮故殯宮也

父不為衆子次於外

適長子死父為之居喪次於中門外庶子否

與諸侯為兄弟者服斬

卿大夫於君自應服斬若不為卿大夫而有五屬之親亦皆服斬衰此記者恐疑服本親兄弟之服安

特明之蓋謂國君之兄弟先為本國卿大夫今居他國未仕而本國君卒以有兄弟之親又是舊君必當

反而服斬也不言與君為兄弟而言與諸侯為兄弟

明在異國也喪方氏曰兄弟則喪爾而與之服斬陸氏曰禮臣為君斬衰雖兄弟不得以其通喪服也如兄弟如君不臣者父兄弟此與諸侯為兄弟皆可知兄弟如君父可知

下殤小功帶深麻不絕本誌屈而反以報之

本是期服之親以死在下殤降為小功故云下殤小功也其帶以深麻為之謂受浴其麻使之潔白也不絕本不斷去其根也報猶合也垂麻向下又屈之而反向上以合而紉之故云誌而反以報之也凡殤服

豈禮也哉故為父後者不喪出母之宗祀也然雖不
服猶以心喪自居為恩也非為後者期而不禫○朱
子曰出母為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主之
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金華應氏曰祭吉禮
可以行上禮子無絕母之理而為父後則有祭禮之
責以宗廟為重故寧奪母慈而不敢廢祖父之祀然
出婦既得罪於宗廟則其為服亦無望於前夫
之家其有故而它適者必有受我而為之服矣
婦人不為主而杖者姑在為夫杖母為長子削杖女
子子在室為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
此明婦與女當杖之禮女子在室而為父母杖者以
無男昆弟而使同姓為攝主也嶽陵方氏曰
子然母為長子則杖之者少
其所以服我者而杖之也

總小功虞卒哭則免

總與小功服之輕者也殯之後啓之前雖有事不免
及虞與卒哭則必免不以恩輕而略於後也

既葬而不報且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

前章言赴葬者赴虞今言不赴虞謂以事故阻之也

既未得虞故且冠以飾首及虞則主人至總小功者

皆免也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
此言過期而葬也蓋亦報虞知然者以亦報

虞知之日也蓋禮如期而葬如期則虞故曰葬而虞弗
忍一日離也不及時而葬則虞故曰葬而虞弗
故禮使後其虞以責子道先王之所以必其特也
葬者葬已而去即欲會虞報而後知之言雖主人皆
白有日也禮文殘闕其期不得而知也

為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報虞且則免

如報虞則除之

此言為兄弟除服及當免之節

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

遠葬謂葬地在四郊之外也葬訖而反主人以下皆

冠道路不可無飾也及至郊乃去冠著免而反哭于

廟焉

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不散麻雖異國之君

免也親者皆免

君弔本國之君來弔也不散麻謂糾其要經不使散

垂也親者皆免謂大功以上之親皆從主人而免所

以敬異國之君也餘見前章諸侯弔下

除殤之喪者其祭也必玄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編冠

玄謂玄冠玄端也殤無虞祭哭及練之變服其除服

之祭用玄冠玄端黃裳此於成人為釋禫之服所以

異於成人之喪也若除成人之喪則祥祭用朝服編

冠朝服玄冠緇衣素裳今不用玄冠而用編冠是未

純吉之祭服也又按玄端黃裳者若素裳則與朝服

純吉同若玄裳又與上士吉服玄端同故知此為黃

裳也

奔父之喪括髮於堂上袒降踊襲經于東方奔母之

喪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于東方經即位成踊

哭止三日而五哭三袒

言并纏者異於始死時

即以麻括髮

殯宮

堂上袒去上衣降阼階之東而踊踊而升堂

襲掩

所袒之衣而著要經于東方東方者東序之甫也此

奔父喪之禮如此若奔母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

至於成服皆不括髮其袒於堂上降踊者與父同父

則括髮而加經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所異也著免

加要經而即位於阼階之東而更踊以云經即位成

踊也其即位成踊父母皆太出門出殯宮之門而就

廬次也故哭者止初至一

夕哭所謂一而五哭也三

又明日朝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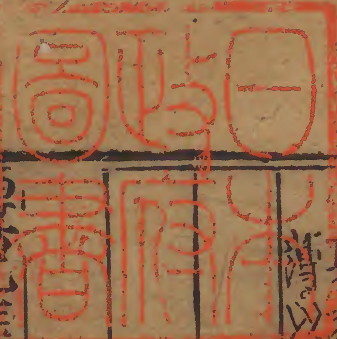
適婦不為舅姑後者則姑為之小功

禮舅姑為適婦大功為庶婦小功今此言不為後者

以其夫有廢疾或他故不可傳重或死而無子不受

重者故舅姑以庶婦之服服之也山陰陸氏曰舊為

功非情有厚薄以傳重也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五

